

國史

十三

丙閣文庫			
五函	一	五三九	和書
六架	三冊	號類	

丙閣文庫	
番號	和 15289
冊數	13(12)
函號	150 2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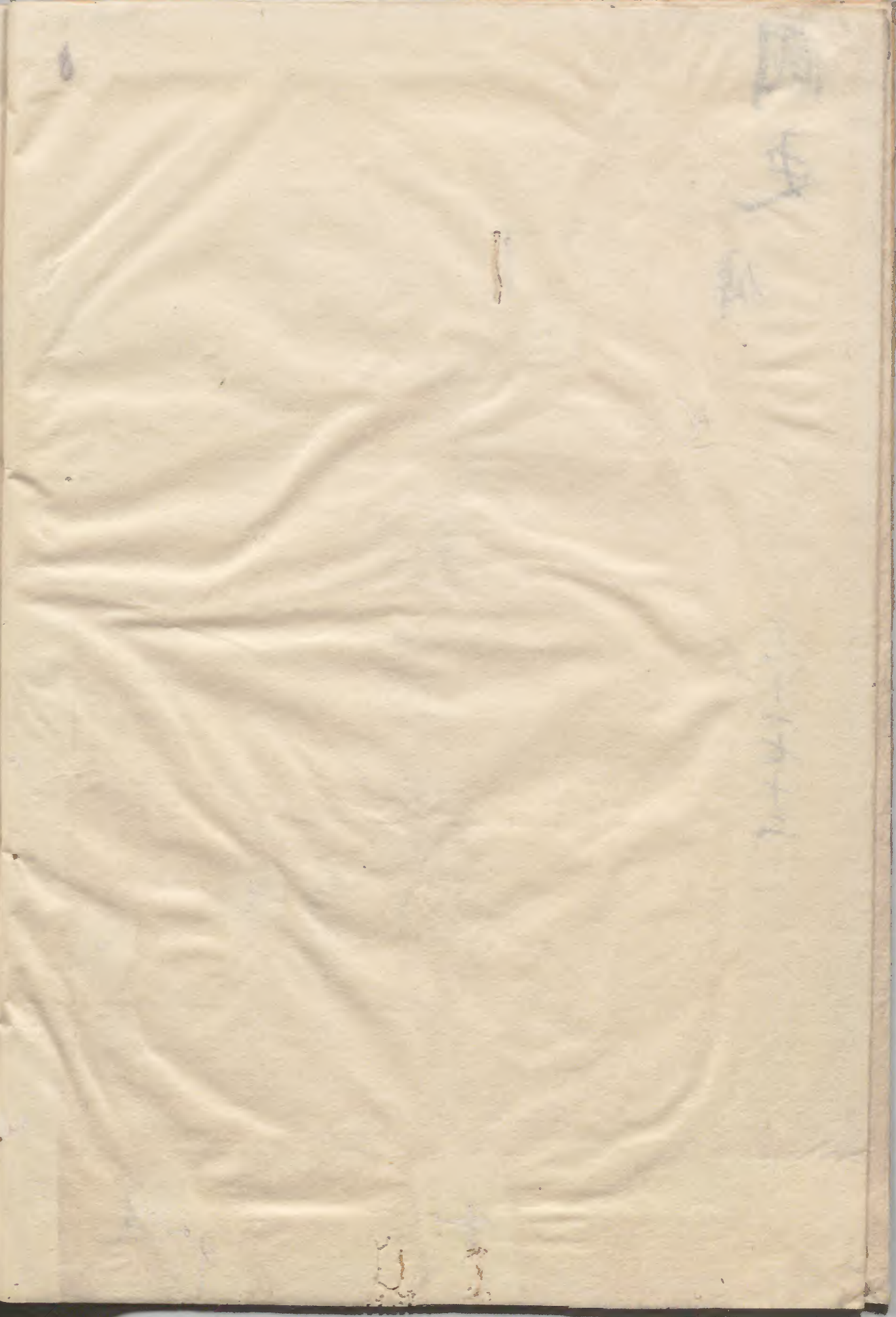
國史傳

七十一
七十二

國史

卷之三

三十一



五十六

伊藤丹鳩曰生之正倫日是在其時也

其人森秋意其得是也

伊余志欲先伊而人

志亦欲善其志野時

然國壤地種稻米

之用今休意長者

小田氏三書士

次秀吉欲其

守南邊時

及雨水至其期

明治十三年購求

大瀧岩馬坂馬本揮

伊奈伊丹嶋田牛込北條甲斐庄
山大森秋有辻傳弟四十六

卷七十一

伊奈忠次先伊奈人也王父忠基時從參事贈綱言

忠次少異于眾好稼穡之事參公使之為園池監橋

梁固壞地種稻參公益奇之舉葺縣邑之改制錢穀

之用務休息民者賦歛民便其政參竟富強秀吉伐

小田原至富士川忠次造船為橋盡濟其軍會天雨

久秀吉欲速渡吉田川見忠次止之台忠次日軍法

將雨速濟勿止汝止之何汝特知有錢糧耳忠次日

久雨水至無期前者已濟後者未至溺人必多舉天

下之衆征一隅之寇豈有倍道事利哉且軍法寡則
速衆則否何常之有公顧留意于臣之言秀吉乃為
之止三日平小田原使人致委積于參使者欲算之
忠次日多無所歸寡無所取何算為必欲算之以倉
數之屈指乃了秀吉駭曰此難得才也能事我封万
石勅吏勿收故所食參地神祖東遷与之鳴巢于故
參地併為万石領三津掌縣邑之政初秀吉欲徙參
于北條氏之墟參公訪之忠次日公其受之北條氏
之末有暴政無能吏加以師旅踐蹂而致土地蕪
荒川沢汙穢然其實膏壤也省徭徭薄租稅以鳩其

民不數年可比上國公又訪都江戸忠次日江戸有
鹵其賦不足富國都之可也部吏治道路鑿溝渠徙
商賈作都市募民闢野審土地之性教之樹畜金銀
銅鐵硫黃鹽硝薪炭藥物之屬悉知其所在藉之有
司戶口殷實閩內為沃野併天下軍興不之者忠次
之功也神祖定天下命画師作忠次侍坐之圖曰是
助我定天下者也其所重如此慶長五年還自小山
止舟房川忠次日使臣據房川不使景勝南渡上以
為社許之誅三成拜為倫前守忠次又計遠近置津
驛振困窮恤矜寡行仁政于民儉約率下屬吏不敢

侵擾後多至大官者所領百萬石且知風俗險易所
欲必為就之茲邪欺詐未曾釋之必行其罰善斷爭
訟剖決如流是以民愛而畏之佐竹氏北遷討平常
州賊行部至甲州會大藏氏謀作亂忠次獨至其家
直入斬其頭賊駭散走以善勸職賜墾田十分之一
七千石年五十六卒是年子筑後守忠政從阪之軍
神祖授忠政方畧壅澱与大和川久不成神祖意諸
侯不勤召忠政數之令角倉与雨漕工石三日而成
堰高二丈廣九尺河水盡竭城中大駭其夜夢有人
从曹挾長刀呼忠政、視之其父也謂忠政曰敵

將燒攻具汝猶甘寢忠政驚悟行城無視之反走竟
戰鴨野斬首三十級忠政卒其子失侯忠政弟忠治
善竭地力有父之風典閑左公田又善騎馬曾從獵
逐奔豬而斃之大宗悅曰快如搔痒忠治子忠克承
應中立策引玉川北行二里餘東注伏渠、地中
作水道所在分之為井從是江都不苦水漸洳數里
雖不當水道亦成井嚴宗時治伊達信夫有惠政子
孫世居是職以愛民為名當興利之臣起百姓猶愛
伊奈氏

忠治屬大河内秀綱助忠次經理東國均貢賦疏沮

澤而民愛之曾發民治阡陌里長之衣之遺少見帛
犢鼻禪令彼褻之併已著布犢鼻禪垢訛懸竿未行
觀彼徒務儉素而民化

伊丹康勝先伊丹人也祖父豊勝為駿同明助三浦
義鎮守花江甲使其舅岡部正綱招降用為水兵長
大隅守甲七降參死又兵庫頭重勝死干関原之戰
康勝再從阪之軍為德祖使如阿持二衣賜筑波異
人与共載未辞而不受元和九年使侍世子為播磨
守掌甲府城隍肥後族會津侯奪封為使者征治其
田寬永元年兼留守十九年為司農兼佐渡奉行前
是有綱甲斐小希納金干府者賈人亦請別納千金代之康勝曰是無所出必倍帝價買之者無所出必

增已所鬻之錢是兩增價百物增也且如奴婢竟無所懸為偷盜天下之貨縣官之貨也必欲府庫其弊
功次封砥國侯致仕卒子勝長復為司農寬文二年
不止于斯夫縣官之費租賦而足節財費用不特千金却其請後又

勝長与岡田善政雜治代官一色内藏獄内藏拔力
斬殺勝長偏善政左右在坐者擊殺内藏勝長孫勝
守元祿十一年無故自殺死嗣絶

鳴田利政関原時以行人使之水戸遷先驅將江都
令彈正忠利政兄曰直時不知所以初從為駿府先
隊將越中守從阪之軍封侯遷泉塚令寬永八年豊
鳴正次殺井上正就于朝辞連直時語在正就事中
於是直時自殺國陰人咸誹朝廷非殺人之所利政
曰否宰臣居有侍衛出有騎從唯朝廷得殺之歟死

之非朝不可是時米翔貴貧民無得食利政見宰臣
計之且曰是宜然有貴人乘之殖貨者大老忠勝曰
孰為此事利政曰君舍人以某日買豆於某君家雖
富所須不至此二其一事也其倖直不避權貴如此
大老時老乞骸骨光陵成上深思慮万世之後有變
問朝中莫能適旨初列奏或画秀賴豫置豐國廟奉
獻日多上惡之令京兆不修廟任其自壞上朝京師
若遣使者塞門不通人於是利政上對曰上思慮為
祖廟計甚厚是以老臣冒忌諱陳愚忠上所言万世
之後恐復如豐國廟今豐國廟尚在歲使者致祭

其廟治其牆壁雖万世之後祖廟無虞上持其議不
下久之曰利政知其一未知其二自古亡國之君梟
其首殺其子孫廟其於何有上雖不能用猶善其策
直時子時之後為甲相淡路守寬文中坐事因荻利
政子守政歷諸官為江都令仙臺有訐會大老府聽
之仙臺相原田直利擊殺伊達宗雪前欲入宰臣所
衛士擊之不能傷守政以為表甲執槍刺之洞胸死
守政後有罪免
牛込勝登字重喬高祖重行自上州大胡從牛込事
北條氏康北條氏亡王父勝重事神祖父俊重為駿
監察駿侯見遷時失色後召勝登為宮衛嚴宗時抽
御史使之野州復命適旨為長崎尹用金銀省半而
外人共便之玩珠入貢物千薩東寧攻奪之勝登讓
東寧王償反所奪延宝九年清柱因少保兼太子大
保杯起龍贈書稱其德勝登生孝友接人敬和受南

檢

學于小櫃子天和中致仕于重義嗣

阪本正純嚴宗時補大衛遷新衛抽中尚署厭代時

斷髮送葬護作新廟以勞為侍御史右衛門佐兼耶

蘇使檢覈高田之田遷祠曹封侯貞享四年祠曹

阪本正純本多忠尚有罪奪侯使正純食為大衛時

俸

北條氏長者氏勝弟之子也其父早死神祖名見謂

曰是似其伯父也大宗時為先驅將上將板橋獲多

還問禽之數氏長懷中出紙割之投屬士往禽所束

左足執所餘反報上悅遷新衛將先隊親隊將大宗

厭代為奉行造廟于日光上使者勞之拜為安房

守事畢歸報除侍御史兼檢耶蘇使以氏長從小幡

景憲受兵法命造親征陣圖江都圖造成刻江都圖

行于外其餘所作兵書尤多時男子山鹿高以亦學

景憲各有異義列侯以下從之者尤多於是世有北

條山鹿之學氏長後知高以擅言都城之制執從之

亦穗高以弟子咸謂氏長知已不如忌而陷之然其

實有所受嚴宗冲幼反者再起咸學兵多徒弟者也

太傳正之尤惡高以以處士抗礼諸侯云高以速見

林信勝与甲斐德本語作四書註非朱子非朱子自

高以始寬文九年氏長為江都令是時為使者充盈

問里白日殺仇于都市之中氏長捕魁首于獄使相

告除罪無得七匿者其風遂衰為令一年卒二子氏

平江都令安房守元氏南宮衛尉播磨守

甲斐莊正親本楠姓河州人也曾祖父正治事參從
小田原軍祖父正房以甲寅功賜邑河州憲宗初正
親自司農遷江都令飛彈守以廉名有饋餉持至廳
還其人雖同列不得有受元祿三年卒

中山直守者爲北条氏守八王子死節者家範曾孫
也王父照守當北条氏亡以父故賜食邑教世子騎
馬立功于上田天阪之軍父直定太宗時親衛副帥
砲隊將直守復補親衛副帥憲宗時以砲隊將兼捕
盜使嚴酷皆殺盜賊屏跡上以爲能增食四千石諸

衛庶孽先驅士結黨橫干都下市井年少因依作姦
有種々名跡趨捷多力吏不能劓殺人子衆中不之
覺也直守探知長者王名于所往未聚會期日聞見
戲市谷陽有即獲逮率衆圍之其徒恃實無罪而難
拒命賴首就逮直守按其諸作姦殺人盡殪諸獄中
時人快之遷侍御史丹波守歲餘卒德宗時山川義
忠進喜太郎藤掛伊織爲捕盜使酷暴然咸益驚無
深刻之害義忠妻不聞考極之聲不樂伊織以慘毒
罷後慶盜賊復用之日二捕得百餘人多誣服者後
免官怨家襲毀其家

大岡忠相其先忠勝吉田之戰斬牧野信成忠勝子
忠祐孫忠次並死事忠相父忠直為宮衛忠相補親
衛遷先驅將御史為山田令山田在紀接疆無為所
侵前令畏不理忠相至正其畏德宗時為紀侯心善
之使其所善遇者使謂曰自愛保壽人雖有材中道
而天不展其力明主不違酬其勞迨入承統徵為江
都令政寬吏民愛之決訟有出干意表有匠久病屢
主逐之質鑄鋸中屢債後屢主憐之乞三分之一往
賠不可告之吏忠相謂後屢主曰汝已為匠賠債必
如其數叩頭求釋不得贖還鑄鋸斧鑿等其忠相謂

前屢主曰汝奪之居復留其為生之其使匠徒食不
得為生百日汝亦賠之百日直前屢主不敢不從以
金与匠謝後屢主賣絹者言主人匿其金主人曰無
忠相令二卒視主人衣為信取金其家其婦以為夫
已言之出金与卒與之失金者責曰而忽所以為生
責主人求不詳不忠貫其罪臨廳見訟者曰我盡殺
汝博奕者死意其太重不得有易取前令裁斷隨類
成編名曰北考錄後令因以為例為令二十餘年遷
祠曹秩万石然其聲減為令時寬延元年為奏者封
侯四年病免子忠宣大衛將

大森時長享保中以御史如長崎偶其所親善寄書
時長求珊瑚時長台賣珠者留直十五金示它賈熟
視曰此是港中第一珠前島原戾購二百金不與焉
此珠在某所鄙人知之時長以為辭戾之二百而受
御史之十五所以求御史不啻倍蓰還珠不買戒從
者不獲取蛭一物長崎人相謂曰前吏咸相載而行
一未長崎數世致富加之權貨益謀而望復來長崎
安不困哉安得此御史為奉行哉長崎猶為長崎時
長歸言事十七年為奉行山城守是歲自京師西蝗
無苗稼至冬糴不通死者相望于道港中聞時長為

奉行相慶曰其能振我十二月時長至會道病不視
事港中不知其所病矣相泣十八年正月港中指日
占死時長知多匿米者且日戒食三老至則時長扶
病治文書自昧爽至晡見三老有饑色責曰我為民
減食或終日不食以思民困苦公等半日不食特不
知貧民不得一粒耶所職何事一言不及此咸叩頭
謝汗出浹背時長曰日州有米三万石取之可活港
中然擅發倉粟罪當死為令不能抹饑法亦死、等
耳公等為我擇焉三老益恐不知所答止曰唯、高
木作兵最弱扼腕前曰公之當此厄不幸耳臣意公

固不免無使一方之民同死且倉粟所以備急也有
若以擅興得罪小人先伏及庭中以明公之義時長
執平反曰生則相勸死不背義活千萬人者子之力
也酌酒与之作記取日州米而後命食三老、出
曰我輩誠小人也何不相助救可救也散所積出與
至坐未散港中價已減且升三百夕七八十前是日
州之漕遠者數十日近在平甸之外是時五日乃至
長老曰自所聞知未曾有也他縣之民間之集者數
萬時長又問作兵曰救港中職耳若他縣人何作兵
曰救縣官之穀也民縣官之民也穀已有餘不可坐

視其死且流民盜港中併前功棄之分居僧寺煮食
給之頃之東穀至草木亦可食出歸其鄉所活七八
萬宰臣傳旨美時長抽高木爲代官時長晨頓私藏
救民東歸無獻遺之物詢議因是起二十一年坐事
免長崎思其德舉子則曰森公之子婚嫁必告至江
都拜其門而去

石黑易慎元文中自西城御史出爲奈良令但馬守
春日祠多鹿入市觸鼻莫得之擊傷祠官曰此是神
愛之易慎曰不可殺漸其角祠官不可易慎曰神豈
愛鹿於人且有崇易慎當此盡斷其角又有殺鹿者

法當死命祠官探籌當死見之曰煩子改卜得當生
曰前者謬矣放之老伍長歷數令爲民患苦易慎易
服出入酒肆茶店從容語及得民所疾苦令之政便
于民否吏姦惡勅吏勿得爲姦盡祛令之不便者奈
良天治室曆初遷田安相

菽原美雅本小吏也以有材幹稍遷度支小監享保
未爲佐渡令則不知織綿造油多野草無良田美雅
教種木綿于衆民始自織又取草木之實造油墾野
深耕諸可以利民除患者知無不爲是時吏道貴勾
剝美雅獨者蠲甚得民之心相州山有菅公廟大久

保長安所造也美雅與工不日而成民相謂曰天資
良守以祚神人遷長崎尹入爲司農多覆冤獄云

辻六郎左享保初爲代官常曰租賦不待算法有一
考字耳是時德宗新立倉庫空虛所出多於所入命
問郡賒之政六郎左在吉田左兵神谷武右野田三
郎左室七郎左五人對曰問遠郡吏不常居多受民
欺今欲屬列侯何如巨等意置代官不特爲租稅往
來過列國治所相接若繡使列侯不得爲姦也列國
之事亦在乎君之賢不肖吏之良不良欺與不欺不
在乎此且事不使而罷恐傷事體問定額良法也當

有水旱下吏錢通何如臣等意定額之縣非大災所
入同知不諸檢田近地則遣代官遠地則使代官更
居分地雖它分地往視如已分地問檢田非良法驛
舍送迎飲食貨賂厲民不少臣等意定額雖良法不
可行于旱澇之地檢田未可全廢上然之欲停折采
增直法每一石增一斗六郎左曰民安故常雖利之
不願變法請無改從民之欲六郎左亦答大嶋古心
曰關東關西畑法雖不同其貨則一也今吏議欲一
其法大不使何者關東雖多畑通奧羽伊則居半舍
今遠增大半之賦四民通受其弊日本右不挽畑稅

畑時米價猶賤非故輕之數世行之一且草之農失
其業僕意列侯邑君得封增賦故不樂為之民近吏
不體此意以聚斂為賢使民不願隸縣官是非細故
願以利民為務不以厚斂為賢不持農民蒙其次貫
宗廟社稷之福也六郎左為司農少監死
史臣曰玉川之謠有之我濯我布思懷罔措物固不
如其始之時也嗟乎今之人胡莫之思也要之自古
興起之初法令采備唯民之便上者觀成事而進退
之困得以自奮而効其用也後世動摧法網唯奉課
條不顧利病民困國受其弊為吏者宜鑒諸

陪臣傳第四十七

卷七十二

尾相小笠原吉次和泉守貞朝孫也神祖以吉次傳
 忠吉為和泉守閔原之戰并伊直孝以忠吉馳突敵
 之陳吉次為不可直政曰主始將兵當臨觀戰子在
 此軍不在主之在否遂戰有功立忠吉為尾侯吉
 次為相吉次子忠重屢干忠吉遂其所舉士慙
 恚出奔松島忠吉卒造其墓自殺死上乃封吉次笠
 間明奉神祖獵子吉良吉次所部武川士遮駕言臣
 等前以邑屬吉次移封以臣等為臣取臣等邑
 下吏按驗多佗不法故尾相吉次丹波守富永加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

字戶田信光根津守松平秀勝石見守松平正廣咸
坐奪邑誅屬士遮駕者

義直封尾大臣有成瀨正成竹腰正信志水宗清石
川光忠渡邊守綱云々自有傳

成瀨正成正一子也歲十七以立功長湫將五十砲
卒少年爲將未有若正成者也秀吉後欲奪之五万
石參公將許正成曰公必遣臣束之于地下秀吉聞
其不可益美之慶長五年以九鬼守隆其父嘉隆從
三成欲擒之行人正成諫曰諸將在此者或父子或
昆弟宗族使守邑者未知其誰向若捕守隆諸侯內

自疑不肖爲用不若歸之觀其所爲我軍本不爲守
隆輕重且觀諸侯以寬神祖曰善遂用正成之謀遣
守隆人情益安行人正成以百砲將從如關原誅三
成遷爲泉坂令于餘年爲駿府知政事隼人正兼尾
相封大山三万五千石以平岩親吉卒也大久保忠
隣繼千彥根自傷有反逆之名乱家法使人上書曰
臣罪過多無議者時以反論臣使臣不得見父祖于
地下矣臣願議者論臣以它事若然誠身斧鑕臣不
敢避以其言切無爲通之正成曰是我職也袖而入
間進之上云々視之意解阪之後奉尾侯再行遂居中

軍神祖猷代尾侯之國定食大山四万八千石以旧
夫地万五千石傳少子之成仕于朝正成卒長子正
虎前已預國政者代立正庠卒子正親定食四万石
屬士邑万石寬永三年之成事世子九年賜騎士二
十字酒井忠勝青山幸成守東門十八年卒無子國
除正親子孫世爲尾相隼人正

竹腰正信敬侯異父兄也父名正時事上杉氏死正
信從其母事神祖其母生尾侯以故事尾爲山城
守所得賞賜尤多二子皆居卿位長子政晴定食三
万石屬士邑二万石嗣侯尚長主聞後宮有孕者懷

又欲与侯死政暗令倫總駕責傳母急出主驚曰
夫將妾焉適政晴入見曰主与侯不相中卒然有变
臣等百數伏死于前無益于事臣請奉主歸上早出
就輿長主大慚以衣掩面固謝相君乃止尾侯宗春
自支庶嗣宗以爲尾紀于縣官鼎足而立無君臣之
分放肆不知礼仪國中化之德宗使諫之不可政晴
孫壹政守正武竊怒絕敬侯之緒上書替其位立宗
勝安尾正武好学不士嘗病欲致仕國中憂愁不為
改歲之具其得人心如此又结交隣國得其驩心尾
天而有四隣之援無取不行稱爲賢相

志水忠宗者本岩清水祠官也龜姬父於敬侯及正
信爲外祖父龜姬幸生敬侯使知政事正信台
賜朝服見之便坐容正閑雅如公王之儀上乃爲加
賀守事敬侯子

忠政養敬侯孫忠紬傳其位

石川光忠不知所以起爲東市正封万石爲尾鄉後
以川爲河
紀大臣有安藤直次水野重仲三浦爲春水野清久
加納直恒久野宗成渡邊直綱宗成直綱自有傳
安藤直次者基能長子重信兄也姊川之戰直次与
天久保忠隣擊走越候騎攻乾城不利還直次出食
懷中跪進參公々曰直次愛我者長湫之戰突陣

破殺大將子池田之助見井伊直政先衆親戰曰子
常進退士卒若与之爭先失職而士卒無令之者直
政乃止兩護軍集砲出敵之右直次言公分出其左
敵乃天乱慶長五年以行人兼砲隊將從閑原之軍
直次善戰然不務成名常欲挫敵已人以是難之質
朴尚儉視國如家伏見邸畜鯉二石頭于池至饗會
津侯使人求覲之鯉直次怒曰勞人費地而置不中
食之魚即命主者弃之神祖移駿府爲知政事帶力
先生食五千石久之正成言上曰臣与正純封侯而
直次獨居臣等之後上驚曰此非吾志也子何不先

言之乎且直次過人遠矣即日召封万石算封二子
之年与其租家因是大富上見賴宣於諸子中剽輕
好事擇可爲傳者難其人熟思無過直次者而難言
之直次知從容言之神祖大悅十四年封賴宣于遠
駿五十万石十五年以直次無賴宣傳甲宣加越兵
傳城不可登死傷山積神祖遣使者退兵前後十
輩愧無先退直次至曰先至者先退衆聞直次之言
乃退直次歸營獨甚主者曰是皆上之所御不存一
杯直次罵曰上下同食豈不同苦耶上乃叱曰汝不
知軍法從是軍中益貴簡易明年馳驍厲衆轉敗爲

勝常多或指其子死告之不顧曰餉餉戰散抱其死
悲傷有過常者神祖厭代賴宣就封橫埭直次封掛
川二万石罷知政事既上移賴宣爲紀侯封直次田
邊三万石屬士邑二万五千石阪之平也神祖相地
于泉頭將居焉人咸曰封賴宣于駿百万石於是紀
地雖廣確正木氏常言恨之直次聞之入見曰過
不及一耳大夫人何以此爲言此言數聞非侯之福
也上既移純侯令直次誓直次曰臣無告君之義君
者不善抹之不聽則死夫既令臣事又教之貳不可
上乃不盟于蕃臣直次悉心匡正不顧人之言有獻

蠻人所造金目者紀侯得之自樓上望見行路恐無
過其下者召直次觀之直次投之柱撞碎而進曰臣
聞昔者君人者之服前有冕旒所以蔽其明也苟有
黠曠所以壅其聰也君之治國不用賢者為耳目欲
假眼鏡之明不亦左乎又常怒郎中親斬殺之直次
諫曰郎中有罪當下諸吏、有罪當下臣等今君
以臣為不肖而親為獄吏之所為臣等何以生為前
稻股出血直次死紀侯攘裳見仇之痕泣曰微彼人
之言我其不能保紀至駿侯好殺子駿相朝倉宣正
松平志摩書貴以愛死不諫二子不能用駿侯被誅

二子得罪未見直次、謝不見語人曰既不能全
其主又無匡救之言何面目求見人哉或曰君言大
過君侯之能聽子之幸也直次曰諸君何謬此非我
之幸也君之幸也且君安得不聽我之言神祖曾稱
正成信吉之能一郎中曰直次不如二子者耶神祖
曰否彼固不待我言其坐朝無所可否吏詰事則曰
諾人以此嘲之有風雨夜捕魚禁地者吏請罪之直
次不可令更鞠問出曰適一開口不如無言上辭如
故直次曰卿不知為吏甲已首何不問乙何干已事
告甲何冒風雨夜行問之乙固盜魚告人自免甲但

一出耳遂逐甲殺乙從是吏謹職無敢譏德祖以奉
宿尤重之至將遊紀邨聞其主掌饗禮遣上井利勝
往視是時利勝尊貴日々往立其側心望其有異見
直次不謝曰上言是君弱宜日來見吏謀事善則已
不善則却之有數至數却者利勝以爲殊無短長曰
如是乎不速成何不告君所爲善哉直次乃嘆曰上
之所言是已苟如君之言乎護事干上無釅計中否
彼不成其材我不知其能我老矣欲育人才遺我後
也遲疾固不害干事且庸詎識我所爲善不若人所
爲善哉利勝大愕以爲然至預政与吏計事必如直

次之教必曰子之同官爲奚若臣屬爲奚若父子兄
弟宗族爲奚若而後擇善者從之爲太宗時名臣直
次年八十三卒子絲世爲命鄉絲直清時初侯尚存
聞直清買駿馬責曰國君好馬不使將士乘羸瘠官
長好馬不使所屬策疲驚且子不聞漢文帝卻千里
馬乎當此時天下稱直次能諫紀侯能聽諸侯相莫
及直次者初駿府合彥阪光正封二万石与直次爲
相剛戾不相下棄相印歸朝以水野重仲代之
重仲者信元弟也小田原平爲大衛將以關原之功
爲對馬守後爲水戶卿封侯從國封濱松是時濱松

侯忠賴爲人所殺國除其衆相聚爲盜重仲子少弟
分長就封盜賊逃散出境後又從國封新宮子直次
並爲相從是安藤氏水野氏諸大夫莫敢不抗禮重
仲子重良有文武之器仕江都官衛將疎路守父卒
如紀爲相紀侯出見有刈麥未收曰是百姓之命也
踏藉者有刑重良諫曰民有以此窺君夫人君固當
掃路而行外寬內深欲以虛聲附民非君子之道也
紀侯曰善爲之蠲雜稅紓民知政事直孝見紀世子
曰君之出師臣願先行掃路滿座皆賀重良正色曰
重良在何得出此言其不懽極如此

正木爲春紀侯母万姬弟本姓上杉王父時忠屬思
見氏食勝浦五万石至小田原滅父知時失勝浦後
德祖許万姬復封不果死以其先高救曾繼三浦氏
名爲春爲三浦氏仕水戶封侯長門守迨直次死使
爲政紀侯召由比正雪未見之爲春知正雪有邪謀
与久野宗成逐出之境正雪敗紀因以全
水野清久者忠政庶兄清重子也清重与高木清秀
以追岡崎人送大夫人者而不獲爲信元所逐從尾
君死于有岡之戰大見藤古從公擊賊臨陣奔賊反
欲擊參公怒見戰屢退曰我必死于賊孰能以藤

六首祭我墓雖死無憾清久曰臣能斬藤六千小豆
阪公天悅見其傷呂醫見之曰勿使清久死後為使
者見尾君千有岡父子若戰蒙創幾死長秋之戰
所將卒砲射森長一攻蟹江直突入門中四矢反慶
長十四年命仕賴宣

加納直恒父曰久利駿人也以食邑常茨木臣千水
戶從國如紀直恒稍貴預政紀有基計理財基計者
用財之道數移不急濟急吏請減祿濟諸道大臣咸
曰無害直恒曰諸君為善詎大臣恐止朝罷紀侯謂
直恒曰彼咸國重臣不可延辱紀侯為捕鯨鐘鼓旗

職如習水軍朝廷召責邸吏是時侯當朝三浦為時
獲邊直綱以為稱病待事畢直恒曰不可朝廷問之
以實對耳不行疑以為反紀侯從之朝廷不問直恒
子政直絲政信感大隅守

水戶鄉有中山信吉山野邊義春

中山信吉者照守弟也少為親信有司見上使坐出
有易人之善力者信吉知而言之因之知名稍貴列
知政事慶長十二年立為威侯傳迨封水戶增食二
万石十九年留威侯往伐阪謂信吉曰使童子守此
都者以汝故也汝有父之風臨節不憂必適我舉其

後有告威侯不奉法徵其相信吉至問宰臣曰上徵
水戶相諸君知何事宰臣咸曰不知信吉曰必侯之
故不言不信言之不忠不如死趨出不見上德祖聞
之曰如此必悛不僞我言之威侯於是勉行修德爲
宗室之儀表信吉爲備前守太宗時卒子信正字子
直仕爲親衛代父爲水戶相子絲子山野邊氏同爲
命鄉

越前有兩本多竹島周防久世但馬皆因事附見
萩田主馬越後人也事上杉義春年十七鏖殺越益
將北條長國後事越前未知也神祖讓越侯長國不

死越後不可知也使景勝有越後者主馬也而汝以
衆人遇之不知人也甚至侯乃十倍其祿阪之役謂
嗣侯有可進有不可進君其待之伏橋下而待頃之
起麾之一戰大捷後從光長徙越後封厭川万五千
石光長末年相小栗正矩引其絲主馬爲次相以爲
已助生馬知正矩益稱病不拜坐不能相和因十松
江正矩敗疏主馬八丈

駿侯相朝倉宣正王父景高者与弟孝景争有越前
死父有重逃歸干參伐木安倍山通駿甲之道宣正
從攻上田取城下之禾致城兵擊之至大櫓之下軍

吏為犯法遣戍吾妻後為垵令半歲免元和五年立
忠長為駿戾宣正与島居成次為之相以宣正為筑
後守封万石久之封掛川二万五千石浅妃薨忠長
失寵罪惡日聞于上寬永八年召宣正讓曰駿戾病
狂悖汝無一言之諫之囚諸酒井忠行既釋為駿府
留守徙駿戾于高崎途中徵至江都坐不匡救免戾
囚于郡山弟在重後為江都令
鳥居成次元忠次子也元忠已死于三成之難迨擒
三成至与之成次日我為子捕得成次異聞三成厚
葬父解縛厚礼之旦日歸之謝曰先臣死于命非死

于仇留之一日夜足使天下知恤父之厚請附之
司上悅其義封之万八千石再從攻阪斬首二百餘
級德祖用為駿戾傳曰孺子未有識也今立汝為爭
臣若不從從具以告我封郡内三万八千石為土左
守寬承八年遣駿戾就國慶大悅使告成次時病劇聞之起曰是臣常所言君不知以不詳為善
事近太上休不安在遠將台然却遺就國臣若不病心不如此臣若不死心亦復君天哉君不得復見
君父也慟哭遂死子成行嗣為淡路守時駿戾惠益露
橫生是非折成行等成行亦盡心諫爭無益至亾成行
執死山形

忠輝傳皆川廣熙自有傳其餘因事附見
枕井遠江父明人也以善謠鼓得入侍左右取阿茶
前塚所生子為妻因教忠輝擊鼓遂用為傳迨封越

後爲松代留守遠江守食二万石益食厭川三万石
長子主水正義雄壘溝口宣雄女三嫁村上義明天
久保長安子長次權勢傾國致仕食五千石其邑死
与少子義房義雄自厭川移封松本仲子義賢賜松
平氏食万石義雄炊侈凌人譖殺賢相山田長門罷
逐皆川廣熙勢過父時大老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疾
之功齒以阿茶故未有發焉乙卯攻阪斬百餘級然
謬忠輝止軍義雄之爲也方吏持之發山田將監方
其主假寐緩通仙臺侯使之事使得死罪以自免明
年安西右馬言義雄与其主婿姪乱欺賈人取錢諸

不法事盡覺囚厥橋自殺忠輝徒朝熊以義雄爲忠
以女妻其子義虎義賢囚古河改氏松下娶北小路
宗利女生義行臣干土井氏後聞母家貴逃之江都
本庄宗資任事加州取婦生義忠長有力恃勢橫暴
義行禁之不可稽殺之其君怒其擅殺之因乞骸骨
歸江都

會律直江無續越後人自言樋口兼光後也少事上
杉輝虎、知兼續有大畧可任事會取城主直
江實綱死令兼續爲之後輝虎死事景勝專制國之
政從如京師爲從四位下山城守既拜侍從陪臣之

威未曾有也秀吉曾論天下人物以小早川隆景堀
直政及無續爲第一人仙臺彦政宗於衆中見無續
出金錢千袖無續承以扇反覆視之後以爲敬已謂
曰但午執之無續曰陪臣雖早午未嘗執此物侯大
慚石田三成知其可與成事結爲刎頸之交漸稱語
以所欲爲若成以閔以東之地侯之無續好利多信
日夜相會語天下之事其言曰大閔千秣萬歲之後
取天下安於反掌所憂江戸會津已二國定其餘莫
動者主君何計幸見教無續曰然此二國誠難圖也
壤地相接固以婚姻天下莫不服共順無事八劍朝

權有事出共征敵誰敢与之作難然臣有愚計願
之左右臣熟念此二國不可共射同殪君願逮大閔
時先滅會津、已滅移上杉氏封之若此非唯孤
江戸也臣用會津扼其後江戸雖大不足深畏也三
成乃使人鳩氏鄉白移景勝于會津矯命以米澤三
十二万石于無續母何秀吉薨神祖兼天下之柄景
勝就封會津欲移治神刺原留無續使請之迨景勝
之去如澤山見三成、曰晨主君教臣計今後從
何策無續曰我語寡君不朝及不請移治如此內府
必問、而不服舉兵往擊待兵之接如反聲內府之

罪東向挾幼主歸令諸侯莫不響應公伐其西寡君
伐其東十八九必成矣三成曰善如主君教景勝信
無續之言城神刺原除道梁水役日起明年神祖使
伊奈今成名景勝不來使所善遇僧承允遺無續書
責不朝幼主背天下之約於是無續以實告景勝驚
且怒然葉已結不解互共謀反令無續答承允書不
遜其七月神祖率諸侯伐會津聞三成舉兵攻伏見
自小山引兵南歸無續欲追之不可佐竹義直檄寺
山鐘城戌兵景勝不相聞相馬義胤如京都宮無續
以爲三成不能待期舉事倉卒必敗三成敗則是天

下与我也會津雖天不足當天下之兵欲及其志定
伐取山形將兵四万人北出將攻幡屋護軍杉原親
憲諫曰上山道平易攻我兵新出氣熾攻必可克上
山拔山形動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雖有諸侯之
救在我後已久矣道幡屋險而多城不取則奇兵衝
我後取之平頓兵曠日諸侯之兵集山形無續不可
攻幡屋拔之客將上泉通治曰三成克則義光政宗
納質請降不克則自守不給安能有所取之地爲君
計不若以取幡屋爲功退兵在民休息待天下之變
無續又不可曰內府能用兵諸侯未能遽克比相持

不解北取最上東併仙臺驅常輿之衆而衝其後庶
幾者成在假令江戸不可入天下無若我何行攻拔
二十一城景勝又遣中山式部攻上山無續攻長谷
堂山形仙臺之兵壁二城之間未有大攻戰聞三成
敗使告山形罷兵而歸山形侯追之不克既景勝
降本多正信曰無續与三成起此乱不誅無威天下
神祖曰受三成之約者無國無之想我不聞耳若誅
無續此輩不自安又重動搖天下不若無誅而順其
心使正信赦無續於是諸与三成通謀者皆勸其君
朝江都慶長七年景勝削移米澤与無續六万石無

續盡分諸親戚朋友所与善遇會者與其屬士息食
五千石久之景勝卒于定勝幼無兄弟無續以為已
從子与之有親欲名為公子定勝怨之初無續教定
勝兵跨其脊作指縱之勢於是謂無續曰君先兵能
復負我乎無續乃笑伏地據其脊拔刀刺殺之問曰
君知所以死邪無續曰知之而死

吉川廣家藝侯輝元從昆弟也父曰駿河守元春猶
母氏姓為吉川氏食雲伯隱三十万石秀吉養倫前
侯女嫁廣家賜之豐臣姓為侍從藏人頭小田原之
役以万五千人守岡崎朝鮮之役明兵圍蔚山諸將

期詰且救之廣家獨曰戰不可過今日不然為敵所
虜諸將從之大破明兵秀吉欲賞以地三成慧瓊沮
之曰公所謂附虎翼者秀吉乃止初廣家兄元長死
仲弟元氏次當立黑田孝高見輝元曰吉川氏者毛
利氏左臂也元氏雖長後繁津氏多病少弟廣家賢
居家立之於事成宜廣家以是得立而親黑田氏年
三成慧瓊有隙慶長五年從叔父元康屠仗見拔大
津從秀元毀阿濃津引兵北至南宮廣家以為三成
敗無日矣三成敗則毛利氏不立使人見黑田長政
為輝元請周長二州神祖許之秀元聞之驚曰重門

無命如何棄少子廣家曰諸將大率大閤建道尚猶
率為身之計毛利氏之起本不預大閤卻欲殺身滅
宗必報少主復不迷哉不速從啞臍無及長政遺書
使襲上佐兵秀元始不可久之曰諸將為我前鋒我
忍擊之哉我當按兵不戰耳秀家不知秀元之謀移
部居前秀元對使者曰我代藝侯者侯若在此不居
諸君之後秀元不赴部廣家尚恐其為變師私衆陣
其前神祖誅三成移藝侯封周長二州以廣家為忠
封岩國六万石後以附庸致徒役城江都甲寅老致
仕猶從大阪之軍自子美濃守廣政雖附庸聞國政

至玄孫廣達時廣達幼其母厚致重室求為諸房宗
國疾之遂奪其政
會津相蒲生鄉成本小阪氏尾州人也少居龜山去
事武田勝家千越不久又去事蒲生氏鄉以其
從軍數挫敵卒之姓為蒲生氏秀吉造大佛使氏鄉
取石千三井山氏鄉自引之斬不力者以徇秀吉以
為竟不可致使人止氏鄉一慚之卒十餘妓上石
敬以助之行數百步不能越日岡鄉成墜水蒙泥而
出眾見大笑因前執索石已在岡上秀吉執其子曰
氏鄉有人無至氏鄉立為會津侯以鄉成為岡子鳴

城主未行改封二本松從敗丸戶食益岡四万石秀
吉會諸侯問陪臣豪傑以後藤基次渡邊光吉直江
兼續堀直政等應之神祖獨稱鄉成之賢加藤清正
私踐野長政曰始我以内府為特善用兵者也今則
不然蒲生氏人傑也會津大國也以女妻其子譽其
相干諸侯以結其心此言以足誦會津也宜哉起自
岡崎有八州之地長政感頗曰不然君固知内府所
以興而不知鄉成之助其君也君復不聞橫山喜內
答其君平其君謂喜內曰我適有私藏焉鄉成乞去
竟不使一錢賢者無節度如此乎子盍為我言之喜

內不擇曰君起自微細封大國侯以為知之今聞君之言始不知之其不死亡者幸也君所以立大功于天下者非特為之也以士之力也鄉成舉邑之入為君求士于天下不足則就君求焉臣曩亡不得食妻子鄉成過臣餉臣五十金臣万匱餓不遑自計受其金鄉成繼以錢穀賑臣有年移臣居其家臣以為是欲屈我也然食其粟衣其衣欲辭不得居其家有年臣曰衣君衣食君食唯君所使之鄉成曰諾薦之君之將吏如臣者半于國君之所以立大功于天下者非特為之也以衆之力也所以得衆者以鄉成善不

惜錢財而為君誦士也今聞君之言不知鄉成亦甚由是觀之夫也固過數子清正稱善久之氏鄉卒嗣侯秀行削徙宇都宮與鄉成笠問万石慶長五年神祖伐會津至小山方當西討三成召鄉成謂曰鄉在此我不復憂會津鄉成曰臣未死上杉氏不敢南出也且從千蒲生氏千斯者咸欲与同死生者也雖一當十可也上杉氏兵不足畏况有最上批其背有伊達搯其先平為彼計不出征伐亦明矣迨三成七還秀行會津与鄉成三春四万石蒲生氏亦大岡重政居津川町野幸和居白河小倉行陰居南山園一利

居楮苗代外池良重居南城蒲生鄉治居長治蒲生
鄉可居伊南而秀行不能和國鄉治鄉可奉兵相攻
鄉成救鄉可至伊南竟平二子重政有寵其君潛行
陰一利鄉可去之鄉成不自安欲去會津神祖使人
止之居二年秀行益濞不聽政事無大小皆決重政
鄉成竟出秀行乃以弟鄉知爲鄉治子子鄉治三春
玉井數馬長治使重政權領楮苗代万石會津乱十
七年秀行卒子忠鄉立秀行母織田氏聽政遂重政
良重還鄉成一利鄉成未至死移鄉治津川以三春
子鄉成二子鄉吉鄉舍令數馬幸和爲大夫幸和復

惡鄉吉等神祖憂之召問幸和不能對黜幸和復良
重既忠鄉卒封其弟忠知松山々々民作乱鄉吉幸
和討平之忠知使鄉吉如京賀女帝関十郎志賀与
総福西吉左誘執鄉舍待鄉吉還謀併誅之鄉吉自
京師奔江都太宗執関等徙八丈母何忠知死蒲生
氏絶嗣

獲邊光吉江州人也少与藤堂高虎仕阿閉政宗年
十七擊敵子吹日肩陳斬騎一人尾君壯之攻有岡
先登定伊賀功最至糠山秀吉取爲麾下士食百人
糧福島正則食七十人糧會城中火起光吉不及着

甲馳附埤壞墮入城、竟降擊越千賤岳雖正則等
力戰著名光吉斬首獨多圍一宮絕道攻牙城大破
其衆初光吉傳秀吉子桑丸、死去事中村一氏
攻山中一氏令光吉覘城可取否光吉見其可桑麾
衆破外城莫不一當百秀吉望見悅曰得此人雖万
石不足惜也軍吏以死傷多欲退光吉曰銳烟薄火
藥已盡厲士衆追取二城二城不知所向光吉曰必
視矢斃來所是子城也跳踰敵驚散城破秀吉解所
被衣与一氏、割兩袖与光吉曰此子之功也与
子共其賜既封駿与光吉八千石以不應秀吉之言

不受去仕增田長盛食万石長盛与三成合謀舉兵
使光吉守郡山迨三成敗盜賊蜂起光吉率兵出城
逢賊即殺盜賊逃遠不入境伊賀族宣言將攻城此
郡山東門外城中稍潰散獨光吉所部不失一人其
留者日責錢糧守相以為与之慰其心光吉曰不可
此輩得之亦逃已非有死節之心也收妻子城中為
質神祖命長盛居高野使子盛及紹封約未成遂將
滅之本多正純以藤堂高虎池田輝政兵收郡山有
言長盛被殺者守相以兵属光吉欲一戰死長盛乃
与書光吉致城有司或誤致管鑰兵入將據門光吉

獨往奪之發庫賞諸可賞者而後去是時諸侯爭言
先吉、、瞋目叱去復來即死出城神祖使至先吉
以爲高虎有故且前先諸侯召之雖不受心竊欽慕
辭不見神祖高虎乃卒之今治二万名久之如江都
命採石房州使見安房侯景叛否還爲先鋒軍千住
吉故新宮侯可二百人亡入阪先吉爲小事不擊之
會讓諸侯不進高虎恐上之疑已見敵過前不伐大
怒責先吉、、羈旅也一旦立居諸將之右惡言日
至高虎待之愈厚先吉亦以爲非新知專以軍事自
任受責不撓諸將咸不平明年高虎至矢尾諸將遇

伏而死先吉待敵亂列擊敗之追至天王寺會真田
幸村還自譽田先吉還止軍平野使人語高虎曰幸
村等不得過平野數萬衆西南走往吉從後擊之幸
村可斬幸村死阪壞取阪之功專在公請早來此高
虎望先吉不救諸將罵使者曰亡虜汝逃死貪功尚
復何言使者屢反竟不肯進先吉大息曰我去平野
今日之功不成幸村入阪明日之戰未可知也使戒
去此者天也高虎見先吉至不卒之坐責不救諸將
先吉不應出曰有功見責不可卒居去耕志賀作書
陳軍法如其言少過實云高虎後有目疾憶一見先

吉召之不至加賀侯使人致邑五万石光吉往謝道
死

三刀谷孝和其先事尼子氏者也父久快爲毛利氏
將伐朝鮮有功神祖欲見久快爲人當使于京師因
黑田孝高求見之使者三反不得已一見比反有告
之者輝元大怒遂使死于外僧慧瓊聞孝和幼孤取
鞠之長寄食于細川藤孝督菊治家藤孝奇其材厚
資贈之藤孝已不從三成居田邊慧瓊以爲孝和數
如田邊知進軍之道使導攻田邊父故騎佐方元昌
諫曰田邊其壯士從羽林又無隣國之援願君無往

孝和曰不然三成之計內府也宜使之西而使之息
夫伐會津不克於退自守有餘也大者已失矣其餘
所失者必多也慧瓊曰藤孝均之生我者也不得並報
皆死我其從有義且成者集故衆于吉田原共盟往
田邊藤孝辭遣之不可從加越之間詣忠興軍又不
可欲爲藤孝死乃率城隍之孝和衆益奮小野木公
知二万人陳福井將攻田邊孝和多作疑兵從林中
伐毀谷衛友藤掛永勝等夜亦襲燒衛友壁明日進
兵見孝和踞席而歌衛友大怒欲伐之有渠不可踰
孝和授人使戰徐收入城百計不破藤孝聞忠興在

功以爲封丹波穀子二万石云孝和大望曰我欲報
之德耳非屈千人者且何不上功于幕府聞此言甚
不憚既封豐前卒之万石不受去如江都紀侯雅知
其賢資給終其身

加賀有長連龍高山長房橫山長知本多政重
事在其父正信語中

長連龍長谷部信連後也世居能州事畠山氏天正
中其下温井景隆三宅長盛誘殺連龍父連緒兄高
連分有其地初連龍爲譯屠於是七歸尾君將兵取
八伏山破景隆長盛等以功與之能州之半屬于前

田利家仍有軍功定食小松三万五千石子好連宗
藝守居鄉位好連弟仕阿濃津亦位上鄉

高山長房本梁田氏仕尾賜別喜氏封金次既從高
槻屬千荒木村重之叛尾君知長房奉耶藕使
其徒往台之長房乃歸尾君被執從秀吉戰山
崎增食七万石侍從右近大夫名爲驍將後以奉耶
藕因諸加賀利家与之三万石諫利長無攻小松從
拔大正寺擊破小松兵後秀賴許長房高槻勿替耶
藕迨安房侯得罪辭連長房命加侯檻送京師放長
房及内藤忠俊千西洋

橫山長知戰常冠軍後為山城守

薩侯貴久從子忠長名為謀臣每戰無不摧銳秀吉欲居之伏見忠長曰臣願終身為薩臣秀吉乃遣之還自朝鮮義弘封之万石曰泗川之捷子之力也既討反伊集院忠棟斬之慶長五年將救宇土還屯出水義久使忠長如伏見言義弘與反者不得已事竟解是時子久元從義弘西逃路相失變姓名居京師一年還後為將討耶蕪久元子久通著鳴津世祿記八卷征韓記六卷時薩賀久通以為列侯居江都著侈相加而仰給子錢家終無濟給之日建議採金長

野言君先還所貸而後制國用國用与祖賦相當此後以其餘為御田久通固爭止稱為賢相

伊達成實仙臺諸公子也弱有勇略政宗取二本松与之出常留字而成實自以為功多愧居石川昭光伊達正景下自伏見奔高野政宗悔使昭光正景追之成實益怒遣室老仙臺遣散私衆政宗聞之盡滅其家久之神祖聞其居小田原致之百人糧會津侯不朝欲得之警動仙臺使人致邑五万石不受昭光正景相謂曰彼子不可及因片倉景綱言之獲之使立二子之右攻白石有功忠宗時食二十貫之地

片倉景綱先世為伊達氏重臣著名與羽政宗嘗親
滅火熾衆退景綱曰隣國以此侮君槍突二人衆
畏趨火撲滅之秀吉見其超人欲封之景綱辭曰與
人賤事二姓者秀吉歎息与之邑六十四攻白石四
壯士門焉欲得葦燒城守使視可降否景綱不
對使者趣取薪葦使者恐走歸語守降以功為白石
城守倫前守阪軍起病不能從遣子重綱謂曰上雖
攻阪取之當在來年乙卯重綱為先鋒至片山退軍
、夷曰兵可進不可退重綱曰可進則進可退則退
何常之有且不知兵法不前山平重綱猶弱聞者

驚明日擊破阪軍取將士尺又無不淬血阪猛將後
藤政次真田幸村森勝永等咸破走

史臣曰天子諸侯有爭臣則雖無道不失其宗廟社
稷我以安藤與朝倉書而觀其後事聖人之言誠有
徵也直江置其君子股掌之上謀動搖天下雖其身
不然有知過千人者光吉孝和誇功樂禍不若卿成
之忠也多矣仙臺二子稱成實賢于已而下之難矣
夫

儒林傳第四十八

卷七十三

達菴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顏淵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此在乎前忽焉在乎後蓋聖人之
德之大也無可名之物而瞻者務焉無能得其全惟
顏子具體而微狀亦信而不能反云自非顏子則孰
望焉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又曰貫乎多意者亦非多
端緒耳孔子又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大惟堯則之蕩乎民無能名然則自古聖王其至
者難率爾可論非始乎孔子也易者叙鬼神詩者言
性情書者紀聖王賢臣謨訓春秋者示勸戒之義樂

者教中正礼者詳進退周旋籩豆鉶羹之列恐其惑
乃雨為教至矣尽矣之謂六藝聖王不作世道陵遲
礼壞樂缺無有能傳闕其疑拾其遺以集成其說春
秋有左公穀三家論語有齊魯今論語盖合諸暨彼
六藝之文訓詁泝別文同義分家自七十子已後欲
合又分而復合不可勝以說也輒近世無大師以
家名者無李無之較約畧以論語為本經單端于毫
厘道之割也何世無有唯此為甚原其始亦皆有不
可廢者

史臣曰我次惺高先生以來作儒林傳

惺高先生藤原肅字欽夫播州細川村人也生重脰
子左眉下有黑野大可三寸聰慧過人其父參議侍
從為純者中納言定家後也以肅為僧肅既居僧寺
見經輒誦号为神童小塩城主赤松廣英聞其名常
請講經然肅益不信浮屠潛意四子以探其微念一
世之上無可與質疑者將西遊吳升舟至薩風大作
留十餘日忽自指其心曰求之在斯何必它適弃舟
歸播杜戶三年得程朱所謂性理之說喟然而歎曰
不思李之至于斯矣瞿曇其欺我然不畜髮娶妻而
絕好浮屠者以此譏議于後也赤松氏客朝鮮姜沈

與肅交日厚諸曰我去鄉上來此未聞有若君者也
見君問道我之幸也後又有朝鮮人見肅曰先生太
聰明精神滿腹肅曰聰明自可言太者何對曰是便
君著處不得不爾閔白秀次好為聯句使人名肅
稱病不行語人曰物類相比韓孟而後可也閔白非
吾偶秀次聞其語怨之欲以法中之肅乃適筑前
一疾秀次者秀次弟也置酒張樂逢天大暑潑水澆
坐堂中如雨下聞肅至斂容出迎引肅居上坐每見
之未曾妄語笑久之稍急挺刀截地酒器尽碎肅曰
國雖富君雖貴不可為如此事秀焯稱善肅知其不

可與適道去過倫前三月去初神祖見肅于名古屋
悅之於是名肅、至講大李讀漢書貞觀政要十七
史諸有益乎治者是時秀次被誅肅歸京明年秀吉
薨石田三成益專權求見肅、不許慶長五年三成
作亂敗神祖至京誅三成下馬名肅、浣衣入見僧
承兌在側謂肅曰足下棄真歸俗何也曰二諦者浮
屠所制本無有此事庸詎知子之所謂真之不為真
俗之不為俗乎兌等又親草書不能讀謂之狂草肅
曰博學者無不讀也兌等心望之害爾數見薦使于
明謂肅曰善為之君亦莫不利肅笑曰苟有利乎是

子之所欲子自為之肅既愧與允等同列又會間諸
儒以放伐慨然嘆曰夷齊雖行居周之地四皓雖隱
戴漢之德遂無仕進之意有畫陶潛者必為就題其
上紀侯兄弟小倉侯膳所侯故小濱侯允重其義高
弟弟子有林信勝那波道圓堀正意石川凹菅原玄
同松永昌三宅寄齋皆為名儒名重于天下信勝
事神祖号为有經國之志白建季校使諸生受業于
肅會改事起止肅自號北肉山人居妹背山語弟子
曰我所謂不以其山而山之以天下万世之山為山
者天下万世之山人也膳所侯氏鐵言德祖授官會

其卒

林信勝字子信紀州人也幼從父至京師八歲善誦
書古河人甲斐德本世稱為名醫讀太平記使信勝
聞之曰子得幾事信勝不應覆書誦之不遺一字德
本歎曰子固生而知之者也年十三遊東山造文成
詩不曾構思僧古澗以文章自負見以為不可及謂
曰子必季浮屠信勝曰小子不忍以無後得罪于名
教也遂受左氏春秋于藤肅曰昔者羅仲素幼讀
春秋于羅浮山之下也君其比也以羅山常呼之入
見神祖言其材可任用慶長十年神祖居二條召信

勝講孝經外史清原季賢僧三要在坐無不稱善清原
賴業論事不合劾信勝擅講新注天子下其奏神祖
詔曰咄其季者以有其非也有其非而後可廢其季
若徒以律令加罪俊士何以得異能也大非朝廷教
育之宜信勝從是專治朱子新注然居恒謂弟子曰
欲治新注先明古義古者今之師也明年從如江都
賜邑与宅是時天下新定綱紀未立信勝出見宰臣
入侍于上与共計詎創立儀制作号令大臣忌後害
已數毀其短神祖憂之以藤肅例去其髮叙法印如
民部卿信勝不悅力辭請去不許外示不用遇之益

溪日夜常居前計事有間誦書聞之四子六經三畧
高祖紀項羽韓信良平等傳終而復始既如長崎見
浙閩人書所以可言往反相通如鄉里莫不驚嘆歸
言耶蘓事適旨遂居駿府典草賜蛮夷之書甲寅命
詔鐘銘居軍中集錄古書使五山僧寫之藏諸御府
与駿与江都神祖厭代歸江都与侍從清原宣賢撰
定法令之謂元和令白建孔廟起橫舍于其塹地上
復臨視釋奠行礼足利有參詎野篁所建孔廟教廢
數復白上新之德祖厭代如京師議謚号太宗乃
使信勝從宰臣參決刑獄遂聽勢州之訢正内外之

次序語在其集中文多不載初薩人文之以性理之
李与藤南同稱肅死与信勝齊名失事無傳信勝博
文強記陰陽醫卜種樹之書里巷之諺一見不遺所
問莫不知應之如響退朝則列侯宗室使請之或
至莫夜居家誨子弟不知連日當于此時談六藝者
皆出其門文章貴簡易凡諸号為敏捷者信勝數日
之所成超其終年之業雖多事哉遭良辰美景必賦
以率弟子是以所著之書百有三十極浩繁明曆三
年江都大其宅將燒門人扶乘輿信勝執所讀書乘
輿至忍岡聞所著書多凶釋卷泣曰我事已矣遂病

死年七十五信勝弟信澄亦博李就徵与兄同創制
法度再從阪之軍神祖厭代如京師議其謚号後与
僧宗傳典寺社之政令今祠曹職也寬永三年從朝
京師詔賜中秘書一部綿後三年叙法印加刑部卿
先兄死藤南嘗曰兄弟俱為大儒近時盛事也信勝
子春勝字之道敏捷有父之風弱冠遊李京師驅馬
鬪鷄与無賴子弟居父遣奴問其業春勝乃論往代
霸者得失為一卷明且從奴歸報父以是不深責已
教授志岡、孔廟所在也是時中江維命山崎嘉
之季先使大季研明無一字疑慈而後及論語至精

詳謂林氏為鹿信勝高第弟子人見友元謂春勝曰
子率弟子宜先精治四子春勝喟然而嘆曰惡是何
言子長吾門不知先君子之所以教可乎國家殆定
文物制度先君子之所論定十八九王者所以臨民
後儒所學習盡在其中必如嘉等分蠶絲割牛毛而
後為恒耶非我當務之急彼任其自為之我不忍為
之乃作立科十等有業經者有博千史者有善詩者
有屬文者有知本朝之事者各因其材教成之奉養
之資十等以獎之寬永十八年命撰譜牒奏者太田
資宗為總裁信勝春勝副之諸季士著作徵尾水諸

生立山高野之僧書成春勝之力多矣資宗主諾耳
寬文初叙法印加治部卿授弘文院學士出入于中
如父時臨事草號令雖同時起揮筆無宛積至宰臣
為之磨墨延寶八年卒弟守勝字彥復子春信一篤
並著名春信楷書世比之友元早死信篤字直氏嗣
父叙法印加弘文院學士為人質直不能匿怨任情
不脩邊幅以故多親愛之者或以趨執利毀之作文
自解名曰拙一記其著文持論不及父祖藻飾過之
尤有法則憲宗立信淳屠淨泉謂儒者不可用上以
問信篤對曰淳屠之書曾不言治國四書立經皆是

為政之要不可同日而語也且上之臣欲得如孔子者乎欲得如釋迦者乎上曰善賜宅益邑其言常有驗移聖廟神田改神田臺為昌平阪相生橋為昌平橋臨觀釋奠講孝經于行殿於是命李士不去髮拜信篤為大孝頭令信篤草講義名列侯宗室親為說經弟子以高第升于朝者除為親信中郎以備顧問孝大興矣是時文宗為甲侯上愛之言莫不從曾請以源為朝鏃為槍者朝議不決命訪信篤對曰是槍也自神祖傳以為宝出則常在鹵簿中上若欲与之則与耳非人臣所宜議也上悟乃止既甲侯立為世

子寵故甲臣源君美迨嗣位專典韓使一一曰自通使以來無不見林李士今有其子孫上聞乃遣信篤強然後可然益被踈以前故也德宗以故老親禮焉年八十九歲卒子信克字士僖曰先君子秉父祖之緒有順風之勢是似易矣然內不無貝錦之煬外或未苞苴之誘國子諸生立方而至奇俊傷于跽齧庸愚自棄涵昏並和漢而後可輔政事倫雅俗而後可蹈朝班今之為儒者亦難矣夫先君子綽一一乎處其際非其材之德之大乎間其言者不以為誣信克兄春宗十三見韓人成琬一一贈以詩一一酬不窮筆不停

思琬嘆以為王勃不能過也信允亦敏捷不墜家聲
代父為大學頭

信勝弟子人見友元舊小野姓一名節字子苞仕為
博士善楷書我逮知其二子其徒尤多世稱人見氏
之學

信篤弟子桂山義樹父崔罔祠宦也自理官讀牒至
典籍以詩著名秋山叔事肥後井上通熙事倫前咸
以文學自達

那波方字道圓姬路人也小字信吉五歲知國字其
父異之令李匡既謝其師專心于經書事惺高先生

改姓名曰祐胤自号活所子如肥後不礼去歸京師

元和元年在京師名見諸宿儒胤皇少在其列

家富不願仕宦容于紀自君大夫有過則面責改而
後止君好殺嘗顧詭曰中國有好殺如寡人者乎曰
中國刑人用屠者比之禽獸不齒鄉里古昔有嗜殺
之君曰桀曰紂為湯武所亡然其為暴之時尚猶不
親殺以是觀之君超桀紂紀侯大怒棄刀入久之曰
胤謝曰寡人願因子改過侯復數有司嘆曰紀無賢
士胤進對曰夫瞽者以其無見不曰世無華麗之飾
聾者以其無聞不曰世無絲竹之音愚者以已無知
不曰世無聖賢君之於士瞽聾之不若何以能治侯

改容謝於是礼觚益篤嘗曰与子居如坐制棘之中
号曰如荆觚子守之善著述臣于纪
堀正意字敬夫江州人也以素難教人号曰杏隐先
生博综百家之言好文章後從藤南学裔中有陶徵
士之畜語人曰對此人自然忘世間之事其不好浮
靡如此久之自京師如藝会尾敬侯好文李使人厚
幣請藝侯欲得正意藝侯許之以是终于尾德祖聞
其名召見賜之甚厚二子正英居藝業医道憐居尾
而正英子孫以儒著

石川重之冬州泉莊人高祖信貞以軍監從長親伐
駿兵岩津祖父信正死于長湫之戰父信定娶本多
正信妹之子生二子曰友之助重之友之助冒天野
氏事紀侯長晟食方名重之四歲走六七里信定曰
此兒必名天下年十三如忍居石川信光家既武藝
超等倫雖眠聞人來必覺神祖徵为親信常居宿于
中駿府火救賴房得免紀侯水侯仍請重之自從重
之雅素有長往之志固辞得止時有說心者居清見
寺童之至上就寢每往見說心更名凹字大山乙卯
從阪之軍会病熱甚其母以書戒凹汝已執兵從軍
非有大功無復見我凹泣強病起神祖悅對山名豐

國語以凹家世有勞于國凹益奮特至王造斬二人
首正信勇政重為加相語凹曰子不見加侯軍功不
叙凹不可曰我非貪功者我無報母也軍散吏以為
犯軍法自上逐之正信与松平正綱欲為凹請凹不
可為僧居妙心寺林春勝奇其人要与見惺窩先生
凹雅賤儒強而後可先生為說聖人立道之原凹於
是自悔蓄髮歸俗然終身無妻子人稱為似元魯山
初神祖謂板倉重昌曰凹之勇諸侯無不聞必有招
之者重昌出語紀侯長晟乃致之千石邑至則
与立百石凹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

挾祿而仕今凹之求祿為親故也欣然就之久之其
母死求去不許求之有馬許之遂亡匿叡山自号四
明山人作詩自娛又画善詩者三十六人懸于其壁
号六一山人朝鮮詩李教授權佾見凹詩曰是東方
李杜也重昌兄曰重宗為京兆尹重凹為人每造之
起列之上坐將為疏薦之凹驚曰一隱一出安人已
夫安人何益朝廷重宗益敬之重宗後為京兆者牧
野親成板倉重矩咸就其家見之天子得其所書八
分字悅之遣人賜酒食寬文十二年四年九十門人
相集舉觴凹歡甚無幾卒弟子石克守從凹居貧不

能葬其稚所親善天野長重為京職為經紀葬事知
政事重矩買石為碑其餘列侯賻賜拒而不受
三宅凶羊究天人之旨精開闢之說天子聞台見元
和中事也管原玄同受性理之說授京兆尹重宗為
盜所殺松永遐年字昌三博李無不見年十八授秀
賴大學加賀侯以禮請之至賓待烏老教京師雖甚
暑寒不懈京兆尹請講經史又為說用兵之要以上
咸事惺窩先生著名當世昌三父負德善聯歌創俳
諧一一始可觀數傳之後猥褻甚自王侯好之風俗
大壞昌三弟子安東守約柳川人以德行字都宮的

周防人以博李石及木下貞幹初受業于昌三
朱之瑜明浙江餘姚人也字魯珣少受業于朱永佑
張月堂吳鍾岳一一書貢劄曰開國來第一識者期
以公輔然之瑜見世道日壞因是日非慨然有高蹈
之志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並徵不就即授江西提
刑按察司按察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荆
國公方国安軍不拜其臺省交劾之瑜偃蹇不奉朝會
無人臣之禮下州郡捕送治之一瑜乃棄妻子逃會
有左夢庚之變得不窮追自舟山走日本自交趾復
還舟山永曆元年咸虜侯黃承制授官不就九年諸

將不和清兵將至之瑜去舟山如安南阻風不能之
遂如日本之瑜与経畧直漸兵部左侍郎王翊謀欲
出日本兵欲言之勢未可也。会翊戰死日本知明清
相筆尽出外人之瑜歸監国魯王于舟山仍授官不
受。偶清入擒之瑜去將髡之。瑜不可居白刃之下
神色不变清人乃放。巡按直漸御史峯孝廉不受之
瑜知内地不可為欲借援外国遐僻小国如暹羅無
不之監国九年自交趾徵至思明時安南王求明人
識字者或捕送王。欲降之不可知其賢。尽委国之
政以其竟不為用厚礼遣之居一年又来日本而清

見之瑜老名其孫毓仁。至長崎見之瑜所遣今
井弘齊曰臣父已喪有母与弟已母恐為臣也臣
歸告母以家公名臣之意。翼去就俱不失其意义。公
乃使人厚資歸之。偶餘姚兵起与母逃入山中後欲
如日本而之瑜已死之瑜年八十三病不飲藥曰翼
延旦夕非知命者置酒名親友門人曰我累君子多
矣門人謚曰文恭先生

溪見玄岱字子新王父壽覺明渤海人也自言康南
平郡王高崇文後也居薩生子大涌大涌年十六如
明未見其父自勾奴之壩東至東寧海之上尋搜十

餘年竟不見其父思母老無養歸與其母居長崎是
年寬永六年長崎尹署為通事玄岱幼學明曼公戴
欲與共之明會禁踰境而止常披明地圖騁其懷烏
文宗時自薩文學徵補博士玄岱善詩文精草書有
二子但賢字松年仕至秘書丞倫庸字龜齡善書好
酒軼宕不累于世

小瀬道喜上野人也初事堀尾氏于雲州堀尾氏嗣
絕道喜授易江都号曰南庵子会水道新成水道者
通渠地中而為井也明曆三年正月朔道喜語其所
善者曰望氣有祝融之禍起于西北散于四方含生

之類殆無存者且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夫天生水以潤地一_一生火以報天也今地
以人力通水而增地之陰天將假人力作大而增天
之陽乱陰陽之紀乖生成之理其祥幾成不出于此
月奉家婦卿聞者無以不為狂未二旬大果起人馬
死十餘万道喜又聞知織豐間事今所在信長記大
閤記道喜所著也

貝原篤信字子誠筑前人自其父業儒為人_一不為太
甚醇_一以著述自樂姪好古善承志贊成其業然亦
優遊不迫好遊名山川如京友米川一負如江都友
人見節嘗曰朱子之功不下孟子後人不達其立言

之旨雖如陸子靜王陽明不免誣枉而尊信之至謂
之聖人復出者亦不知朱子者也又著大疑錄曰大
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無疑不能進凡古今純雜彼
此之季莫不通尤善棋養推擇家人细小之務至洗
衣掃室盡筆之書行于世至其論大義無稱之者
中江原字維命江西小川人也敦篤自勉喜明王陽
明之義常持知行合一之說世言王氏學者咸宗諸
初有仕宦志事大洲侯使人迎其母亦頗通經術
遺原書曰就養者近世之事也婦人固無越境之義
原抱書走言侯曰臣有母遇者以臣叩祿位無得
待養母亦依經婦人無越境之義不肯就臣請願放
還臣以留孝治之善侯曰忠孝不兩全公私不兼濟

子教寡人未半何遽棄去寡人不聽子原以為侯必
不許已作啓使門生進之侯亡命歸小川侯已不得
留原恨其失禮賢者遣吏其舍叔書藉器衣追與之
原躬自耕養母死居喪三年孝者或行三年之
喪自原始原以節義化鄉人曾自號藤樹言不
能特立也而其嚴正不可犯育于學習之中有野人
俱驛受直餘二追數里還之其人曰汝一何廉
也野人曰非敢然二錢之微而私之不容鄉里問之
藤樹里中人也藤樹嘗夜行逢盜膝行跪曰自劍衣
唯君所欲盜以為恡不急持藤樹以為解劍衣与死

之於又何取孫叔敖之幼尚不敢貽害于人豈可以
婦人之仁遺行夜之患耶厉声叱曰汝輩不着力耕
作而劫人道路死不足贖其罪汝不聞小川有江維
命耶我必殺汝奮力而起群盜相顧大驚伏地泣曰
吾後犯君子之駕安逃其死唯君子幸寬之藤樹乃
喻以道又遣之其人感激立節行于鄉里之間弟子
熊澤良介薦之岡山侯使以聘名之不就死者學
庸註解翁問答儒生雜記子文內亦以德行著後享
保中為王氏學者三輪希賢過桐原問其墓所于野
人与共歸家沐浴易衣而後詣其墓希賢嘆曰其遺

德遠矣藤樹弟子小川茂助醇乎純矣林中助參程
朱之又教人兼學神道

熊澤良介字伯繼其王父平三郎尾瀨邊人也平三
郎事參沒御方原之戰後神祖錄死事者令求平三
郎子平三郎子守久遠出不在家祿竟不及西遊
至京師養良介良外孫野尻良介為子幼好學聰敏年十六仕岡山侯食七
百石居三年備侯歸國備邪蘇賊良介侯不是遂去往江州自冠欲從軍。

會中江原棄官歸家從請受業

原因辭

不見使人謝去良介曰弟子固不足教也

從先生竟不教弟子幸得一望

見顏色於顏固足矣因見之悉言所以來之意原乃
留肄業時父守峯山侯言久住江都良介与母妹八人并易衣食而出人忍視之勸之使仕于岡山侯曰良介從師十

年大有成也岡山侯召還与語大悅旬月之間委以
国政食三千石立学校養諸生制井田經原野国大
治自列卿皆率聽其令下至庶吏之賤者知賤必崇
儒浮屠亦往畜髮歸俗中国稱為聖人之治然後
是後謫亦興江都浮屠以失其属上書訶之不報良
介從君之江都列侯貴人推聞其名爭詣門求見

于善其失在專任事京兆尹重宗賢其材而恐其中
大宗將召見令其厭代良介銳意

廢面戒勿往江都弟子聞其語曰京兆高賈之政耳

惡知諸侯之事良介然之復如江都相以下疾其人

執国之柄數暴揚其短又有所受明曆三年

良介移病歸京師遊歷畿内内声名藉甚老忠清京兆董桓居之明十公卿之間大

石從国從古河上書得罪從是有欲受業

者拒不見元祿初年七十三死良介初無子 岡山侯

以其子政言使父之其尊貴至此

自惺富先生以前土佐有梅軒先生南村氏不

知何郡人或曰本事大内氏来容弘固讀孝經四書

講孫吳淵嘿躬行不戚于富貴咬得菜根晏如城

主伊豫守吉良宣經從之孝通書又先生語其從弟
宣又曰進學有漸毋欲速成不已有得々々不已々
三年必有所得教弟子以存心謹言篤行弗繇貪
富弗繇利害是孝問之効也天文二十年宣經死子
宣首立先生太不知所適宣直怒宣又數諫將殺之
不食死魚何吉良氏也宣又子求馬死之父子之義
聞于四州紫芝山清處士曰昔有南淵先生出焉解
釋聖經為儒孝中與千載之後南村先生出焉論談
道學為南方經業之始可謂獨步天下矣寬永正保
之間傳梅軒之孝者為南孝傳惺窩之學者為京孝

傳藤樹之學者為西學梅軒授僧如淵々授僧忍
性々授土佐侯學大與侯從子實親尤拔其萃有
烈士之風為土佐侯所殺以卑立嗣也忍性友天室
授谷時中素有々無書不讀無誦不諳晚好程朱
之學精研四書授小倉政義克野中良繼止山崎敬
義嘉素有子宜貞松号為一斎仕土佐山内侯後事
小田原稻葉侯曾上書言事云元祿中以處士終
小倉克号為三省自父政康時仕土佐為卿為人資
質純精居易行垣無僥倖事其政嚴而受利罰不避
親賞不辭讎制墨劓制之刑曰我以救死也昔漢文

帝名除肉刑實入大辟為吏者不可不知也識者比
諸子產民畏而愛之墾鏡野為田鑿韭山瀉之上下
賴其利戒諸生勿為雕蟲之小藝集士類習小孝四
書近思錄五經研易通書啓蒙廣閱三傳三史通鑑
綱目大學衍義十七史程朱張邵之書至請案自講
而受繩墨承忘中遭父喪哀瘠而死
野中止号为魚山其父土佐侯忠义之甥也止食万
石為土佐上卿是時生齒五十万口務勸耕田墾草
萊得十餘万頃因古者寓兵于農之政仗士畎畝千
餘人桑麻薪蕘藥草蜜蜂摧茶魚鹽轉運交易因以

小櫃子江都人李克之門人長澤虎心有自得一生
唯講小孝四書曰古人猶多四書我道斯足矣何暇
讀它書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朋友直言而不顧素貧
不顯有隱士之操知政事閑宿侯李於此翁敬聖教
建祠宇為文會後容于會津一一侯正之問外談為
何對曰於公無所聞唯聞各番侯笑曰世方貴豪華
視儉為畜子翁正色曰公無自省之意出非它之言
臣復何言於是正之瞿然改容請承教翁曰脩身以
居敬為政以易簡于易得民上下交通烹鮮種樹之
喻寔有其理侯深嘉其言

米川一貞洛人也字幹叔號為操軒始季三宅道乙
聽嘉之講經粗知大體與虎松等詰難通小季四書
近思書易其教人不拒不強公卿召之乃往以其不
能出也其餘宗室列侯斷不受其聘本曾與伊藤維
楨為友謂之曰孔子後文公一人也其高如秦華其
洪如雷震自離^作委師曠孰不知其高其洪子方寸憤
不能與子為友後病死

大高季明世為土佐顯族季明遊于洛師谷松季成
事京兆尹縮葉正通不久去適岩城仕為大夫魚世
子傳世子瘞傷不職而去事豫松山侯自行人為謁

者制家規曰受祿用之不過十之二三其餘宜在外
後遂貪致為臣而去著芝山會稿記南季之始末元
祿未死曾稱曰紫芝山清處士非為對偶之辭欲變
文人之風曰世聞我季韜愈曾鞏指以為狂然百年
之後必有知我言者

山崎嘉先播人也其祖父事木下利房父時居京師
其母夢見有異人與已梅之花生嘉長其大母猶
在焉語嘉曰諺曰身直一錢目直百錢然有目不知

字與無目同其直不過一錢嘉因自強讀書以為惺
窩之說理麁而不當別為訓詁通其義為人剛毅不
屈慨然異踏朱子之迹自制名字所居之号字敬又
号暗齋万治元年笠間侯正利倫礼名之嘉乃如江
都会津侯正之雅聞其名師事之受其学嘉乃高侯
之义比卒送喪如会津始嘉聞侯說神道而悅李諸
吉川惟足既成傳諸板垣民部高田未白世有垂加
氏之神道自此二人垂加嘉謚也嘉殊惡釋氏曾登
爰宕之上四望歎息語弟子曰我竟豎地藏割天狗
然高弟弟子如綱齋慚其貴神道多倍之者嘉亦性

不能有容以善終者盖鮮矣晚作和鑑擬春秋未就
死弟子知名者中村欽佐藤直方淺見安正

的齋名欽字敬甫以德江都未及下馬行稱時諺曰的齋難為兄源

佐難為弟剛齋名直方嘗雇人治屋嘉講易即及西公偶親友寄書求

救急剛齋乃謝雇者不治屋雇者曰屋既已毀之不

可不治且君子不欺人豈憂不与直哉剛齋曰我不

可悅子之又而虧我之又固謝止其捐介如此厩橋

侯招致為客不敢名的齋晚惡見人雖執質守門終

不之見諸侯厚聘招之不敢屈所謂不充誣于富貴者

耶年七十九死于西九條綱齋名安正講經京師身

子有倦色后辭責之不少假借稱為今張橫渠也著
大學明德說靖獻遺言

三宅緝明字用晦京師人也為水府史館編修其師綱
齋以為仕不為道責絕之筑後守新井君美薦其善詩
為博士應對韓使

伊藤維損京師堀河人也字源佐家世廢著自養維
損生而沈默有異于人年十一就師讀大學至治因
平天下歎曰今之人蓋無知之長潛心于伊洛之學
作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等書是時播紳處士競
崇風流修詞賦文章維損益貧不能支親友觀之語

曰以子之材治人之病何患貧哉子必學醫維損不
可及舉其產與之弟杜戶讀書久之自不得其心將
旁求之浮屠受白骨觀修之為山川城闕悉有空相
稍曰非是而溪有疑于朱子之說又稍曰非是彼所
謂明鏡止水冲漠無朕体用理氣者皆釋老之餘習
而所表章大學非孔子之書恍然自得略就條貫作
論孟古义中庸發揮語孟字義大學定本而蘊奧大
見會諸生拜夫子像講經規過于其前之謂同志會
以國字換古文復之其始及以漢字換國字之謂譯
文會或設論或策問以試其藝而其為文平穩欲易

曉是以人傳誦為法則元祿末詔求其文賜宅一
區朝鮮府史安慎徽為日本未有若此文肥後侯使
人厚聘台之以母病不就迨其喪守制暮年遭父長
勝死乃斬衰三年於是天下咸稱其行往來過京師
者莫不相肉願識其面其接之也雖衆人反覆告導
務之道聞者必也有所獲有請之者乃至不遠去但
水口侯再招致烏寬厚和緩不為驚人之行而又竟
不可奪也不避世不求仕儉素自牧稱范仲淹程明
道許魯齋為不可及文取八大家及唐順之歸有光
王慎中詩獨宗杜甫謂陸宣公奏議真西山大學衍

又有益治道無益治道之謂郵說之謂暴行論孟為
本經詩書易春秋為正經三禮三傳為雜經謂之群
經此其學之大較也生稱仁齋死稱古季先生長子
長胤字元藏所狀也維楨死家大貧長胤啖苦攻淡
育四弟如子既人知其為有德之人歸之者益多性
謹厚而已無它嗜好雖初寒暑雨有所得輒記之以
故成書至數十百卷口絕不言人之過身絕無可擇
之行不事表襮不設防矜澹瀟涵浸莫能之測閤室
之中如觀賓客諸弟或夜歸長胤匡坐讀書衣帶儼
然親起開戶勞以寒暑不問所之俟其入寢而後寢

諸弟以是自戒不出維楨之字号为古义至長胤大
倫死謚銘述先生四弟長英字重藏为德山文季長
衡字正藏仕高槻長準字平藏仕久留未不遇而去
長堅字才藏仕紀族長胤以德稱長堅以才稱餘三
子莫能及之長胤子善韶字忠藏今見居堀川教授
享保中賜地建学校者江都有菅野先生大阪有中
井先生咸用朱子之义而中井先生兼有文名死不
傳子而傳師之子三宅正誼
木下貞幹京師人也字直夫居錦里其幼時及見僧
天海者及見甲越相攻也天海見貞幹幼有異
于人欲為弟子貞幹不可而止是時光明帝好文章

見貞幹年十三所作太平賦於悅曰朕將親試左右
賀曰是聖世之盛事也於是公卿大夫爭締交貞幹
會光明帝崩間嚴宗將召之去如江都上乃將有所
用内臣害其能言罷之貞幹既不得志居東山二十
餘年謝絕賓客讀書加賀侯聞致之上士之祿於是
稱為加賀客文宗立徵修国史迨講周易引侍經筵
時貞幹已老以見徵之近未敢乞骸骨又以去墳墓
為恨成病死貞幹内行修妻死不復娶父母死行三
年之喪祭祀之容肅觀者為之感動恒語弟子以
唐明詩於詩賤宋貴明者貞幹之為也韓人至對州

必求其文而太弟子新井君美室直清祇園正卿梁
田邦彥榑原玄輔雨森伯陽咸名當世正卿紀人一
夜作百首詩者也邦彥仕赤石有文集

新井君美久雷利侯舍人子也字在中三歲好書天下
弟一之字侯愛之居左右比十歲代侯書無知其非
者人之侯卒去事大老古河侯見韓使于客館習知
韓事會古河侯卒嗣侯移封福島省吏卒君美乃在
其中歎曰大丈夫不大貴則當大富然亦絕不同生
產之事貧不自給里中富人女甚愛之奇君美之
才欲嫁与之君美笑曰檀溪有龍蛇服與人徂遊挺

傷其背遂病創死蓋其創之大小不似挺之所傷夫士
尚立志豈求小利而受大創乎初木貞幹之東君美
從受之葉蓋詩自管相公好元白蘓黃八九百年之
間無辨其非者貞幹以為唐有正始學之者明七子
也乃欲牽中晚之習而復正始之音其論立而葉未
就君美乃上自開天下至嘉万得之諷詠之間魚出
鱗美其盛從是人始知所嚮元祿初起就甲侯之辟
迨甲侯入承大位賜食邑奉朔望朝請毋何使如京
師古之旌旗甲冑等之具藏在名山者盡畜而記其
說歸報適上之旨命草韓使礼仪為筑後守君美以

為韓敵國也朝廷待之傲非禮也且延見之日賜宴
奏猿舞將出拜辭於禮諸侯相聘出入四見今之禮
具之一日之中非懷柔之道也臣願賜宴拜辭別擇
其日出入三見猿舞國音也非它邦人之所得而聞
也譬猶臧文仲之祠海鳥徒足駭其耳而已臣願奏
雅樂而代猿舞復書稱曰日本國某君上之稱下同
庶人非所以示異邦也昔者周武王有弟曰旦稱曰
周公制周之禮樂且今之王猶古之公也上之於天
下非周公之比也臣願復書之号稱曰日本國王朝
鮮大臣贈知政事及京兆尹書夫人臣無外交之義

臣願彼是無相遺書其餘進見之儀饗燕之服多所
改更上尽從其議至錫燕韓使語君美有禮如是有
樂如是不可一變至於道乎於是文宗大悅大增封
其邑欲用以起朝廷之儀會上厭代章宗厭代益不
偶初德宗為紀侯時多所訪問迨入承大位絕不問
及君美雅意在飾太平而治民制政非其所長於是
諸所草創一切尽改而復國家之旧制至德宗立十
年卒今世多傳其書
室直清倫中谷中人也字師禮生有異質而聰敏或
薦諸加賀侯乃使其講大學歎息曰是天下之器

也不可試諸細事而屈其才也資遣京師使受學于
木貞幹稱為神童久之學成歸加賀以為山崎嘉逃
仙歸儒黜諸家宗朱子嚴師道誘後進者有補于聖
人之道然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伊藤維楨混亂
六經非程朱我徒之倒戈者異端也又有矜博識衛
文章者俗儒也采以前不安著書其存者或明理又
或記事實不有無益于後進者也自新建氏以降此
道大變又々立言家々著書無能得其綱維者本邦
孝者駁難之說流廣博之聲不知取擇焉豪傑如
羅山尚猶以此名家可不惜哉有若王者作尽收其

書燒之而後抑虛文剝浮華距邪說正人心則天下
復歸於正矣正德初新井君美貴幸用車言直清醇
儒也可為博士忝對韓使上乃召為孝士講經高倉
館德宗立為東宮直孝士置直孝士自直清始直清
上命問官制教化何先何復直清對曰朱子曰周禮
者周公所建大平之基譬猶碁也枰布定而碁子可
下由是觀之官制宜先問事宗廟之禮對曰古禮未
可遽復上願行時祭于楓山忌日之奠于上野增上
寺上親三獻受福酒雖非古禮亘躬奠饌三日五節
遣使詣庶親授香使者吉凶必告菜瓜必薦命門神

祖以壬寅年生今茲享保七年大歲在壬寅當設慶
賀否對曰雖禮文所無上臨天下適逢此辰行礼是
命問養子事宜其對再三文多不載凡所言雖不尽
從每有大沿革必咨詢而後行雖非問所及今極言
無忌避直清乃言上無声色之好善儉素惡奢後十
年之後士民必足天下必饒願保撰玉體享萬歲之
壽前朝時臣職早遠不得陳愚忠對臣君美言節酒
色君美曰上亦已知臣因竟止臣今不言声色唯願
少節飲食為宗社之計又言歲祭衛士戍京阪駿府
倍祿賞金其費無貲臣願徒群臣無職事者實之能

者官之不能者却之罷癯者代以其子又言江都中
多盜放大常聞捕得不能十之一是過寬所致也凶
革刑朝施莫盜黥笞不足以懲終亦歸死臣願不
論已盜未盜踰墻穿垣即殺是殺以止殺之道也諸
曰海易避而難把是之謂乎直清疏議後出內中事
秘稿存者不能十之一二其闕大節者因事附見直清
著論孟中庸易廣義其家遭大其書咸盡時病不能
復為老弥篤乞骸骨不許使養病于家著大極畝說
直清以君美薦起然入朝見其所為甚憂曰君美而
得政天下多事矣其弟子中村明遠謹慎篤行自醫
師為直孝士師死十餘年踏其官士林采烏蓋自國
初醫師無換職者云姬路侯教授河口仲賓能文章

亦直清弟子也

荻生雙松字茂卿自言其先參荻生人物部守屋後也父篤為館林侯侍醫以罪奪秩請居都下不許去容上總茂卿從父居上總十餘年無与共為交者心勤學喜朱子之又非世之為季如仁齋先生之流久之赦歸江都得明季于鱗王元美之文而知世之所服習遠于古甚矣乃取秦漢以前書讀之知世之所師承經術多訛謬以為道者非天地自然有之堯舜禹湯文武造之以治天下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孔子述之者非聖人也謂孔子為聖人者始于孟子

孟子雖世尊之不若荀子朱子者因孟子解經者也仁裔因朱子解孟子者也其學大抵如此執之甚固辨之甚疾務欲掩千古之見而於學不遑給有妄作說者然破膠固之陋大有益于世矣於是好之者尊如天神不好之者疾惡甚于寇讎天下為之囂然其弟子治經者絕少但有飯田太宰純以文章著者安藤煥畜服部元喬平野玄中競相標榜先是館林侯以上親弟入承大位是謂憲宗一方好文學之士求英異于四方侍中川越侯古保欲得茂卿為其父有罪難為侍間從容言之上曰我亦聞之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何害使吉保召之世子遊吉保第召講書賜
金帛上亦命授業左右郎中恩待比孝士雖名儒以
吉保故也川越氏有貧而不能自給棄妻負母而行
者母病恐追者至棄母而亡吏捕得按律無棄母之
文集儒者議茂卿曰重母于妻不為不孝也重身于
母不為不愚也彼愚民固不知生死事親之道畏刑
苟免其情可愍且使聖朝制棄母之文甚不可上事
大夫入方盛銳意欲殺之使吉保詰茂卿曰曰餓
饑相仍何時無有使民流亡吏之不職也必欲究其
罪有所歸上乃大悟與米使養母上復以茂卿故

還父篤以弟親為博士食其祿德宗立命茂卿自讀
六諭賜衣宮中訪以政之得失乃錄可施行當世者
上之名曰政談茂卿習熟事故旁通百氏文武全才
也享保十二年召見前殿其明年死無子姪道濟
太宰純飯田人也字德夫年十五仕出石非其好也
居七年自免歸其君錮之諸侯茂卿門人煥畜以為
從先生遊者大率以材藝自負遊放不羈無與可適
道先生亦以教育人材為言仕其所欲為以矯宋儒
道孝之非也獨得方正如德夫居門下可救其失遺
書于紙一至見茂卿大悅尺棄其孝而從之有疑不

宿之再三質訪必明之果以明經著名久之禁錮解
為祠曹生實侯記室五年謝病去無復仕進意治田
侯神戶侯聞其不能自贍餽之粟神戶侯禮之稍衰
純竟辭不受純亦精音律日光王聞其善吹笛使人
請之純拒而不往德宗命處士小野田國光進其所
造琴曲國光大率取正于純請共論定上乃使祠曹
笠間侯命純愧以雜藝進固辭而止上嘗讀純經
濟錄疑多訛謬令給事中加納久通以其私求純所
自書者純對使者曰布衣之士進言于朝當依執政
也內臣干政自古患之侯之需求可從也語治田侯

曰憲宗朝谷曰一齋因稻葉侯上遷都之議臣幸生
當不諱之朝欲有所言而上補朝廷下濟蒼生君侯
列宰執之位知臣之愚忠能為臣言臣不避越次之
誅侯曰諾純因上封事併進所校定古文孝經不報
晚年所著尤多皆論經義然世寡傳之者

服部元喬京師人也字子遷以画仕甲侯吉保見物
茂卿受王李古文辭既去以居赤汨自號南郭生徒
常數百人每一篇出都下莫不傳誦列侯招致以為
榮也蓋人憚純愛元喬也煥畝鳥山人字東壁仕鳥
山侯玄中南部人字子和仕守山侯山縣孝孺字次

公任長門侯皆受業茂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忠義傳第四十九

卷七十四

史臣曰無忠臣義士諫爭之人國家其能濟乎赴饑寒就粉塗而不顧唯其義之所有三軍可奪師匹夫不可奪志凜乎迄乎載而不朽也彼當時非名之求利之貪而爭趨競進若不及也明君之下不為不多而少奮其節者時使然也奔軍之將亡國之君因賢士之力活其身藏其死殺其仇者莫不有焉唯其平居佐成其非而至于斯乎均之救過死難於愛君一耳夫希衣帶之士潔已高行足立當世而拳一不忘進其言者尤可尚矣

甲君圍長祿内外道絕兵食共置城主奧平信昌語
其下曰孰為我告急濱松有鳥井高貞者奮請往信
昌泣曰方一不濟賞子之子如賞子高貞怒曰何言
之戾也今臣為君而不為妻子釣出拳大南山士卒
望之益奮至濱松尾君謂參公曰又士也亦行恐見
獲為募可使者高貞曰臣知空闕所它人不能固請
往甲人捕之賂及其言使人挾至城下呼曰參兵三
万尾兵五万已集濱松破甲不過三日甲君釋之高
貞固請死信昌乃与其子邑
上林政重丹波上林人也元龜中仕參有戰功同渡

邊守綱為駿府令神祖遷江都居政重字治樹茶間
刺知京洛之變迨代會津屬以騎十三卒什之筑前
侯攻伏見知政重在城中欲出之伏見守元忠曰子
今無君臣之義可行政重慷慨曰遺恩不忠也逃難
不義也与其不忠不義毋寧鬪死以其屬登陴走敵
死子政信為守治代官

岡田元次者事松平康重為家丞慶長六年徵為伏
見衛与万石之邑一元次日貪地前甲參相持時將与邑在京棄君不義也朝廷
雖之人安用不義之人固辞不受上义之拜为大和
守命神尾守世養元次弟元勝使仕朝为倫前守

急渡河公從之其夜雨而勝賴至
罪是以知谷取甲中元次曰河水暴長甲騎疾馳

石田三成僧慧瓊譜六角又御奪其邑三成敗慧瓊
匿于六條又御故臣北村樂鎮道吏捕之吏賞之五
十金樂鎮曰我安積寬辨江源或鑑云為書無六角之命是詳因刪去之為君報仇何用賞為有司曰子報君
之讎有司賞告者不可一廢樂鎮乃受金用賑鄉里
僧龍岳者不知何處人事慧瓊于東福寺慧瓊誅掛
首五條市龍岳合衆欲奪其首衆不聽乃怒大罵獨
行盜其首葬焉不復歸東福寺諸侯聞其居紫野厚
祿聘之却不受後如江都居小石川某寺名祥雲
進藤政次勢人也黑田勘十郎倫人也共事倫侯秀
家倫兵方二千敗于關原詔政次等曰我死于此我

恨不用正成等之言而至此政次止之曰大阪猶存
非可死之時從者五人陽為追北入山中卧荆棘中
倫侯渴甚政次走來水浸紙將歸聞衆喧呼以為侯
遭害共死無為將行不忍至前所獨侯在扶之行侯
曰子去我不能行負之至農家主人曰吏求倫侯急
速去勿見擒政次曰不食三日一步不可唯子死生
之主人乃伏屋後宍夜半與粥曰數食不可多從是
夫妻交食之僮僕無知者西尾光教使人圍其家拒
而不出政次如阪見夫人与之二十五金政次以為
侯遭害無為共死持金去足買田宅懷金將去以為

我位卑祿薄亦非有舊故然侯以我為命不可去至
舉三十金與主人以侯如阪使一舟子與勅送侯于
薩身持小刀詣本多忠勝曰勅燒尸葬骨高野寡君
使臣獻此于足下以為八郎贖死上驚以政次卿
與政次復主人田宅世世無所預久之薩侯朝上知
政次全倫侯薩侯請勅歸國

米村權右衛門奴也事大野治長以謹慎抽居諸士
之列迨如詰城唯權從關原之戰以斬倫驍將著名
遂為家政乙卯使詣中軍會城燒吏桎梏束縛權具
刀鉅于前問伏貨處權曰治長雖事不成哉負成敗

之責懷存亡之慮勝則封六國不勝則身首不相保
豈有積貯者哉且賤虜為誰匿貨有則不待考拙神
祖聞之歎曰安使又直等得如此士而輔之哉赦仕
淺野長治長有女權事之如事主病死積薪燒其
死權女悲不自勝見大起赴之死

耶蘓起島原侯使野村治右日受事于大將治又善
戰御史貞清再遺書稱之賊平佐藤瀨兵操三百金
如江都途中聞侯賜死還納金京北京北尹義之以
其金與瀨退喜見于邑尹推之使人觀之尽持如
紫野餘僧為其君祈淳屠侯之死無敢收葬者治詣

府請其死葬于金地院於是二都莫不聞其名前大將之子重矩召治款侯秀就召瀨

八木主稅世業猿舜喜多左京弟也主稅号为善舜憲宗盛好猿舜徵为親信賞賜日累千金或至其家見母与妻主稅於是思効死報上之恩見上日益涵怠政專任柳澤吉保稻垣重富所進用賞罰咸決二子阿諛者貴而忠盖日踈屢乞間言事上益不擇主稅見其如此欲強諫悟上之意將入直与訣妻子而後出意在干殺身尽言上亦知而不召見会中秋置酒張宴進臣皆侍上起入内者数色益悦主稅乃当

道叩頭諫曰良藥苦于口而利于病金言逆于耳而利于行上幸察臣狂瞽之心烏夫匹夫長于一家則猶知自重也今天下万姓实繫上之一身上之一身豈不至重哉然上無自重之意飲酒過度好内無節用心匹夫之不若也臣所以日夜为之歎息一也上荒遊燕不省朝廷行事其邪之臣專所大政有善歸己有惡歸上度政日隳廢事日廢臣所以日夜为之歎息二也上又以為天下人安黎民懷德不知祖宗之業殆墮于今日德川之流將竭于未時作逐諫臣援引諛臣以為歡樂是臣所以潛涕泣不已也上縱

不聽臣言其忍棄二祖之訓哉盛怒自不知進前上亦怒不忝斜行過之主稅乃固持上之裾曰上不聽臣之言願賜死于前莫使臣見德川氏之衰上遂不言左右郎中曳出主稅歸家為死之具以待使者至少頃上使親信如主稅之家曰上深憶公之言公誠忠臣也然亦特不可詰閑乎於衆中辱上非所以示人臣也公暫遠徙俟上之命明日同妻子徙高寄後將召之會其厭代根津宇右社為甲郎中剛直好強諫甲侯飲酒益劇殺人以為笑樂宇在側每正色諫爭侯重其為人雖

醉未嘗不改容謝親信有三村右近者言侯曰宇侍願少留意侯乃怒曰宇老人也故強寬之耳汝弱妄言不得比宇立斬之曰以是勸酒宇乃進曰左右有罪当下有司々奏當報可如何屈于棄之重下為屠有之事君之所親殺者咸不當死况右近犯死敢言縱不能容豈忍誅之哉從今後欲有言者皆以右近為試則忠臣日遠佞者益進君與誰治甲哉且臣聞太宗每省獄辭自誠曰改不修與教不至與天之降凶何日無有務求可活之理而出之是君之所親見聞也今親殺左右督御廟夕所押爰者曰以是勸

酒豈人之情哉右近妻子聞右近死投地擗膺恨不
与之共死而君曾不之省豈人之心哉人而無人之
心不獸畜之類哉且人孰無過而不改謂之過君
若聽臣之言改其行右近及前死者以死格君之心
雖死猶生願君留意臣之言侯怒叱之日汝以我比
禽獸沙連行不再亦殺汝字曰臣固分死君不許臣
不敢去侯乃誓前之刀斬之後飲稍多則宗朝服
在側如將諫者止則去矣因是少止其飲曰字不為
身死而遺救過也雖古人所未聞也建廟祀焉使傳
父抱世子往祀焉世子後以甲侯入承大位是為文

宗聞字忠誠貫于金石改造廟上野西

親衛將牧野嘉成被譴杜門三年不得出舍人橫溝
豐長以為君之宗族朋友無為一言作啓潛出詣侍
中吉保一一不受歸家自殺死嘉成不知何故以上
有侍中之名不敢開見使同僚上之上立赦嘉成出
之

長崎多奇節非長崎多奇節人生常聞立身行道之
節而習与性成也習与性成而有文以傳之其聞于
世亦於斯有浦上七左者幼為人奴長還家養老母
死會前主人翁老無子不能為產業七築室居焉

事如其家時既死葬如葬其母日一往掃墓十餘
年不有一日懈幼時主母親梳其髮於是不忍易以
成人之飾長崎中河野通定善其節賞銀十錠補里
正兼諏訪修祠有布了心者買沈香于閩人中有名
呂價無費了心訪其至還之其主高其節詣館其家
諺曰館閩人富十世了心不可曰民有一婢一奴足
代其勞而不堪其煩也且何奪人自与病無妻子先
令薄葬以財產分与奴婢有島原市左者雪行得銀
三囊訪主還之与其半不受高未侯辟為館守又有
一人出得遺金其父曰我幸人之禍人亦幸我之禍

是以銀招禍也奉以還其主有西吉大者如勢刈得
遺金無封題所過記市門其主蹤跡至小倉吉奉囊
与之如免重負有僧又觀者為福濟寺主浴偶火自
浴室起又觀曰此我罪也跌坐不起衆僧扶出竟焚
死有小篠酉水者人以其好酒号曰淵明延宝中年
餓有僧給粥酉水又不受浮屠之食特受朋友之贍
日朋友有通財之义也它年老無相報之自其死命
也久之朋友之饋不至據書安死凡此數人之行士
大夫談仁义者所不能為也嗟乎亦有愧仁义而下
言者可勝道哉

元祿末赤穂侯長矩与吉良义央有隙殺義央不克
賜死赤穂相大石良雄得死士四十六人襲斬义央
首祭其君墓上义之置諸肥後松山長府岡崎之邸
將釋之有司以义央子見為赤澤侯若宥良雄等恐
其中变乃劾赤穂侯犯罪死法赤穂相以下四十七
人誣义央為仇相结合衆動干戈干輦轂之下而殘
貴重之臣大逆無道臣等諸君賜死其子男徒大島
願留為浮屠者聽之上可之初赤穂侯之死也舍人
堀部金丸奥田重盛欲襲义央邸中無忘之者馳如
赤穂片岡高房歿貝正久曰必早報仇一老若其死

何良雄曰君之弟在江都若我輩獨為之謂公子何
且恐禍其身仇死其子在烏子姑待烏既立野侯芦
森侯率衆取赤穂良雄集衆詛諸臣不能割及于讎
之腹中必死其守衆始輕良雄不事一於是大異之
曰諾退皆逃散止者百餘人宗國藝侯使命良雄
等致城二侯良雄如山科私貨財大富与京師少年
往来遊于市縱淫擗蒲白日擁妓女行于郊野之間
觀者唾之不措然内陰結立約束期至江都至江都
者不能半會侯之弟奪邑乃決策死仇吉田魚良原
元辰佐良雄合謀功最高变姓名居市巷刺知仇家

之事神崎則休事赤穗四年与前原宗房賣菜仇家
仇好茶大高忠雄为富商好茶因緣知其怠而無備
矢頭長助病不從遣子教魚汝奴事大石子良雄見
其幼欲不以行教魚憤將死良雄乃許庖人三村包
常曰君以臣为賤不与盟臣一耳豈有貴而死賤而
不死之哉良雄乃許与盟夜半襲仇之家莫拒之者
未之不得仇間充延子充與聞炭舍之中有聲發之
擊殺二人与武林隆重俱殺仇又央高房奴曰老助
始終不離高房期已定佯怒逐之至殺仇元助籠擣
至人獻之而行富森正因母奉事之日自殺送行

小野寺秀知妻聞大与其子皆死自殺於四十七人
中寺阪与右以使如廣島免死前是橋本平左聞侯
賜死刳腸死萱野重実告变赤穗道過母之喪曰我
不以私廢公一笑而公既還持母之喪方如江都其
父重利事代官家不許焉曰汝不生還也我不汝愛
亦不自愛但恐累我君我愛我君猶汝愛汝君重実
乃東面例頸死重利不祭喪曰仇知傷義士之事吏
已殺良雄等知与不知咸憫焉前後報主君之仇者
宰聞矣復父兄妻子及宗族無後者之仇往而在
焉

昔友環子誥我憲宗時有谷口一齋者上書言國家
宜改制度欲改制度必當新民耳目欲新民耳目必
當遷都遷都宜居鍾倉西北某地極美太宰訖稱善
今無傳之者

山下廣內木不知何處人居江都季北越兵法為人
激烈奮發常憂天下之事德宗自紀入承大位稱為
英雄主北民刮目望其為政立七年命天下令言便
宜事佐善元熙山下廣內等五人上書言事廣內曰
臣聞人君舉事一當則普天蒙其慶億兆仰其仁出
言一善則率土化其德萬世頌其盛有若舉事不當

出言不善則反是不可不慎也今上古文左武上修
神祖之業下安黎元之心苞苴不行輕佻不進勉為
官擇其才行儉不殺人不費財使吏不得為其紀未
之臣不以田故之故躡等用之此皆盛德之事也當
官室不越舊武職之吏不得買製傷河之也不得私
立防奴婢不得相保累主仇在官雖卑賤尊使言事
此皆善言之發也臣惟人君有一於此足為賀明主
垂法後世况兼此數者耶上又切恐官長壅蔽化不
下行廣布耳目採聽風謠一事一言必閱聖聽不待
臣等草莽之間之言然臣竊以為吏愛其祿官畏其

長忌諱不以實上聞不若臣之無意其除臣是以陳
款之愚不遺也以冀有補万一也上之於政臣以
為勤矣然膏澤不下于民仁聲不編于時者何也上
之所恃御下慮智思辨不依君子之大道也是故勉
而無益勞而無功今臣以所見聞粗言其蔽焉前某
日令假財及貸之者無理民見令出以為德政也後
某日令非德政夫所謂德政者損富益貧富人雖無
故失財非常所行又出積貯而收十一不失其業夫
富人之殖財也忍饑寒冒辛苦焦思慮積歲月而後
得之豈不至難得哉夫奉至難得之貸而寄諸不可

信之人者恃令長之急其獄也今出令曰無理無食
者無以逮秋無衣者無以待寒有穀者坐食視其日
尽有財者徒糜視其日耗是貧富兩失其業也吏不
知令之不便不可為吏知而不爭不可事上也是朝
無忠獻之臣所以為上憂一也列侯以下貧咸仰
給賈人方其有未洗爵獻酬分庭執禮以是朝覲以
是聘享以是供役以是婚嫁以是養士以是撫民無
不資其力逮其減產失資曾無之恤曾無之償坐視
其凍餒道路也至扶老負幼遠駕守門指笑之不省
此諸侯以下無有廉耻無廉耻何以事上臣所以為

上憂二也近者改鑄金錢利歸于上害加諸侯有司
以為得計不知上之憂無惜乎諸侯之貧諸侯益貧
不得養衆如今供役遣戍雇而遣之夫雇者安以一
日之直易百年之命猝有盜賊之亂不潰何為此上
以諸侯為固諸侯雇亡命之夫事上臣所以為上憂
三也今年士大夫當受米大倉者量給其直而賤于
市售又於百石停八金蓋上憂士大夫奢侈而欲懲
而自節儉而自厉又欲積貯備軍國之急也夫士大
夫知上之憂勞如此而自改者有幾也大率心怨不
言歸咎有司已當得米者與米當得金者與金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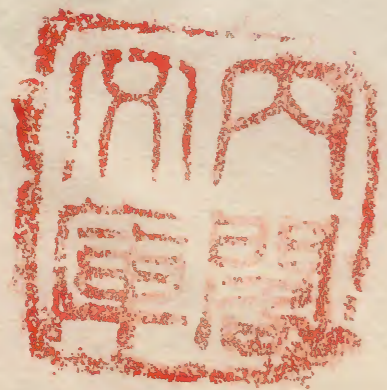
無謬其期仍恐怨謗時興以若所為求其自節自儉
不可得也此有司希旨循行培下之怨臣所以為上
憂四也上以純之政待宰臣以諸侯之政事一
上下相得以為治道在此夫治國不與治天下同治
國者貴貨治天下者貴穀何則諸侯可糴四隣救國
之急也至治天下不然告糴不足賑其民亦無救諸
侯之急也上貴穀則民務農民務農則穀不可勝食
穀不可勝食則天下不足治也夫農不勤則穀不滋
于天下貨雖不聚財不耗于天下也夫豐臣氏之暴
尚再散其財知長于天下者無事於財也夫一富人

積貯物或跳躍况万乘之主而为權利哉嗟哉帝曰
饑寒之年雖良民自然不免犯法其罪在朕行政今
上貴財不慮天下有水旱之灾此道民于饑寒陷民
于罔害臣所以為上憂五也上以好田為名而妨民
之業鳥獸傷稼不得驅除一日駕出十日廢耕以為
驩樂則有樂於此以為講武則不若教習此上費積
神下妨本業臣所以為上憂六也上之所好下必凡
甚上積貨而民無出借上賤穀而民無困倉稔寡孤
獨流離道路夏麥秋禾亦失天時此常年有饑饉之
勢凶年無贍恤之積臣所以為上憂七也凡此七事

天下咸知傷於仁厚而害于國家而未聞在位者一
有所陳列臣尤所以歎息深歛也又上務裁抑付遠
諸術者臣意今之治天下者士農工商為經神佛儒
醫為緯若夫廢一則民聽惑為凡諸奉祭祀之等願
勿更變器不鏤金玉不曳錦繡雖古昔盛德之事
以今觀之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不必禁其糜于財
也天地生財不消不息不消一消一息天地之
道不必惜其棄于地也臣竊意此非崇儉之本可富
天下也世又以井澤龍明君家訓為上之所撰臣獨
以為非也何則龍平生所言國家武俗不若明清之

語在其中也其起論在龍則可在六則有甚不可臣
以世所稱竊為上愧之臣竊意上所資者慮知思辨
已其道足以脩身而不足以臨天下子百姓焉上之
用意至淺而李習不足此其所以為蔽也今有道于
斯聰明睿知必得其用百官罄其力萬民服其德謂
之要門咸上之所知而不俟臣之言也然學有淺深
傳有精粗性有信疑臣所以執芻蕘之言陳狂瞽之
忠冒斧鉞之誅者以是也唯明主幸留意焉蓋廣內
聞上本受北越兵法故其言及此所謂要門者北越
之兵法也其中極有可採者故粗載其論上乃命江

都令台賜銀二十錠長田山城雅嚮異能之士聞廣
內言事不報招致客之後元文中有上書言有司其
者語在德宗事中



雑史